朝鮮封建末期先進學者

95115

98
6123
023

0.33

朝鮮封建末期先進學者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文化宣傳省

1955年

朝鮮封建末期先進學者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

出版者　新朝鮮社

印刷者　國立綜合印刷所

平壤市

序言

這個小冊子共收錄了六篇論文，它簡略地論述了李朝末期著名的先進學者柳馨遠、李星湖、洪湛軒、朴燕岩、朴楚亭、丁茶山六大家生平業績和思想學說。

從十七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的上半紀，我國在經濟方面，土地制度與租稅制度極端紊亂，而且隨着貨幣經濟的萌芽開始發生，商人資本的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也逐漸活躍起來；在政治方面，反對兩班和地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鬥爭日趨激化；在文化方面，盛行實事求是的學風，反對儒教文化成爲思想標榜。

在充滿矛盾和激盪的時期，這六位大家在政治、經濟、哲學、科學、文學等各方面所作的進步的貢獻是巨大的。關於他們熱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反封建的思想在我們民族思想史上佔有怎樣的地位，這是可以由看到這本書的讀者自己來判斷的。

關於他們生活的時代及社會環境，因爲在[illegible]他們思想和學說的特徵，在每篇論文中也有相互間的比較和聯系，表明他們的發展的過程，因此在這裏不加概括的說明。

正如斯大林所教導，我們要重視的不是：「在一定的時期好像是鞏固的，但已開始死滅的那樣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和發展的那樣的東西……」實學派學者們的思想和學說，雖然由於歷史的限制性，未能發動起人民羣衆引向鬥爭道路的物質的力量，但是它已與在當時好像是鞏固的，但已開始死滅的封建思想意識相對立，代表着新興的開始發生的新鮮啓蒙思想，起了先驅者的作用。他們的歷史意義就在這一點。

今天我們在介紹先人的遺產中，研究他們的思想和學說，把它介紹給全體人民，這一方面有助於發揚我們朝鮮的思想傳統，同時也將有利於爲反對美國侵略者用世界主義來企圖抹煞我們民族文化優秀傳統的思想鬥爭。

一九五五年七月

著者識

目録

磻溪柳馨遠……權益翰（一）
星湖李　瀷……權益翰（二五）
湛軒洪大容……洪起文（三三）
燕巖朴趾源……金河明（四九）
楚亭朴齊家……洪起文（七三）
茶山丁若鏞……權益翰（八三）

磻溪柳馨遠

崔益翰

一

磻溪柳馨遠是十七世紀朝鮮優秀的政治思想家。他有豐富的知識和遠大的理想，並熱愛祖國和支持人民的利益。

他是「文化」柳氏，屬於南人黨派的家閥。他的父親是檢閱官柳欽，是宰相柳寬之後裔。他生於一六二二年（李朝光海君十四年），沒於一六七三年（顯宗十四年）享年五十有二。

他聰明絕倫，五歲能通算數，於書無不過目即誦；十歲能屬文，多讀經典和其他書籍。他儀容魁梧，風貌神秀，聲音洪亮，眼光炯炯，一望可知其非凡之人物。

他自少就無意於仕宦，不願追隨俗儒之後而考科舉。他在中年時期，因祖父之嚴命，中過一次

進士，但其後終未出世求榮。

經過一六二七年「丁卯胡亂」與一六三六年「丙子胡亂」兩次國恥之後，未十年而滿清強佔了全中國。當時，腐敗無能的朝鮮統治階級西人黨派，爲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做出了汚損祖國榮譽的可恥的勾當。他們在口頭上舉出「北伐」和「復明大義」，來作爲欺騙民衆和維持政權的工具。對這種現像憤懣異常的青年柳馨遠，絕不求仕於當時。

他在京城時，以博學有德而聞名，所以當時有名人士多與其相交。但他都皆謝絕，後來離開家鄉——京畿道砥平，移居於全羅北道扶安縣愚磻洞。他這樣遠離政治中心地，移住海濱荒村，度其隱逸生活，但他[illegible]關懷國情，時刻關心[illegible]人民的動向。

他雖然有相當的財產和田莊，但他私人生活非常儉薄，常節省糧食來救濟貧窮的親戚和鄰居，並率先貢納地稅，這是當時富豪用各種方法來謀免，或者使佃農負擔的。

他住到扶安縣海邊以後，依自己的創案，製造了便於使用的四五隻大船，置得日行數百里之駿馬而養之，並購入性能良好的鳥銃數十支，向村民教給射擊法，進行軍事訓練。因此，後來愚磻洞砲手遂名於全國。

他又搜集了關於到中國去的海上路程記錄，並聽取因漂風到海外去的人士的見聞談，準備關於地理的知識。

這種一系列的試圖，無非是他爲有助於將來蕩雪國恥和防禦外來侵略而所進行的愛國的謀劃。他對加強國防力量特別加以很大的注意，編纂了紀效新書節要和武經抄等兵書。

當時，在思想界和文化界上佔統治地位的儒學，流於空談性理的形式主義，對人民的實際生活，不但不能給予任何利益，而且妨害並抑壓了知識的發展和學問上的創造和發明。因此，他首先對此作用了抗爭，而打破了傳統的儒學的羈絆，而博覽羣書，以廣知識。他受到了從十七世紀初葉以來開始流入我國的西歐科學的影響，廣泛地研究天文、地理、數學、音樂、軍事、醫學、語學、文藝以及道佛等書籍，並熟悉鄰國的山川道路和風俗等。他游歷國內名山大川，廣其地理之知識，並作了記行文。他指出了東國輿地勝覽在地理書上有未備之處，重新編著輿地誌和地理羣書，詳述我國的地理。

他爲反對從來儒家性理學，著作了理氣總論和經說問答，同時對從來儒者不大注意的祖國的歷史和語言加以很大的關心，著作了「東國綱目條例」、「歷史東國可攷」和「正音指南」等。

他通過各方面龐大的著作，表現了他的廣泛的知識和崇高的抱負。他反對煩瑣哲學和腐化墮落的「兩班」的傳襲，首建了謀求富國強兵的經世家的學術。

他雖生長在兩班出身，但他憎惡兩班而愛好平民生活。他的戚叔閔維重（肅宗大王的岳丈），有一次要向國王上疏，薦以[illegible]之才能，他正色拒絕他說：「叔叔，你還不理解我，怎能推薦我呢？」這並不是因為他有逃避現實的隱遁思想，而是因為他不願意向禍國殃民的封建統治階級卑躬屈膝，堅持其高尚的人格。

因他一生[illegible]得到國王的賞識，所以坎坷不遇，終其一生。但是，知道他的人都很尊敬他，他的[illegible]政治家。[illegible]在[illegible]傳中曾慨嘆地說：「柳馨遠是能調遂一國事務的人才，但一生終於潦邊。」在他死後十八世紀初，開始發生星湖一派的學說，來繼承他的思想和理論，從而他的名聲和影響愈來愈擴大了。

二

磻溪龐大的著作，多因觸於時諱，未能刊行而湮滅於世。唯磻溪隨錄一書，打破黨派之障壁而

流行於學界，對他的後繼者實學派給予很大的影響，並使我們也能概觀其政治思想之如何。這個書的內容，也可能不是著者的最高理想，但它體系完整，節目詳細地論述了田制、教育、祿制、兵制選拔人才、任命官吏及造幣通貨等一系列當面緊要的問題。這個龐大的著作，長久以來傳寫其草本而流傳於世，到英祖四十五年（一七六九年）在他逝世百年後，始因國王之命令而發刊於世。

那麼，磻溪隨錄著作當時——十七世紀末葉朝鮮社會環境是怎樣的呢？

李朝封建社會，王室、貴族、政府、地方官廳、官吏、儒生、土豪及吏胥等，皆屬於上層統治機構的特權階級，廣大的農民、特別是佃農、手工業者、和一般平民皆屬於被剝削階級，形成絕對的對立關係。土地因「莫非王土」的傳統的規定，而皆屬於國王所有，分配給貴族、官吏、土豪等，成為他們的私有而世代相傳，辛勤耕種的農民，對土地毫無權利，處於農奴狀態。他們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面，把一半以上的收穫，作為賭租（地租）繳給地主，其外又以各種形態受到地主的剝削。有些地方的佃農對地主繳納中央政府的田稅即地稅，一般農民要作為貢物來繳納地方特產物，並繳納兵役的代價「軍布」。他們又從地方官廳負擔各種捐稅，其外還受到貪官污吏、土豪儒生等橫暴無理的誅求。

特別是經過壬辰衛國戰爭和「丙子胡亂」以後，農民被剝削的情形愈來愈嚴重。由於戰爭的災難，大多數人民度其流離失所的生活，土地皆被荒廢，且土地的境界亦甚模糊。兩班富豪利用這混亂的時期，肆行土地掠奪，且因他們隱匿田畝，使政府之收入甚爲減少，而招致財政上的極端困難。但是戰後由於軍制改編，軍事費用甚爲增加，並且因滿清關係支出很大的外交費用，這些使政府不能不在財政上採取特殊的辦法，這個特殊的辦法，就是從各方面更加殘酷地剝削農民的血汗。對於農民的苛重的捐稅，隨其形態之日益複雜，更加助長了官吏的舞弊和土豪的欺騙盜竊行爲。

受到這些殘酷剝削的人民——農民羣衆，以自然發生的形態，進行反對剝削階級的鬥爭。他們[illegible]殺死地主土豪，搶奪富豪的倉庫，燒毀官府的文簿，賑救貧民，並組織隊伍在非險山區[illegible]，希望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理想的王國。如洪吉童傳中「活貧黨」和「硨島國」，許生傳中的「邊山盜賊」和無人島的開墾，都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農民鬥爭和他們的理想。

磻溪隨錄的著者柳馨遠主張：在我們農業國，要根本解決民生問題，必須無條件地沒收國內私有土地，重新合理地分配給人民。據他的理論，則古代井田制，在現今時代條件下，絕對不能實行，只能實施以均田制爲內容的科田制。這個科田制內容大體如下：人民按其社會的成分，向國家

領取一定數量的土地，死後將其土地交還政府。土地以四方六尺（古尺）爲一步，百步爲一畝，百畝爲一頃，四頃爲一佃。在一佃內，每一個農民各耕一頃，繳納租稅；一個內須由四個農民中最健壯者服務兵役，以謀實現兵農合一制。這是對一般農民的規定。

對一般公務人員，按其職位，有等級地分給土地。儒生中的下學（縣學額外生）可領二頃，上學（額內生）可領四頃，且免兵役；官吏九品至六品可領六頃，其以上實行替加法，至三品高官則可[illegible]頃。官吏在任職期間，除了其職官田以外，又受到職祿，雖去職亦終身不減收回職官田。對於[illegible]者，不外者，除其役外，每六人賜一頃地，並免兵役。這是[illegible]除官田[illegible]即吏胥之無俸制度，乃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歲以上的寡民，可以領取一份大人份的土地，如他家裏有好幾個孩子，對十六歲以上者，另給予田，且其受田者死亡，則以向國家返還其土地爲原則。但孤獨子和幼弱子，可繼承其父所有的土地，等他到二十歲以上，可以換取他所應得的科田；如受田者死亡後只有妻一個人，則可領取相當於科田面積半數的口分田。對功臣、清白吏、烈士和陣亡者的未亡人，可發給現款，對亡人

和商人給予相當於農民半額的土地，對巫覡、僧侶、道士不予土地。

柳馨遠認爲：要實施這樣的土地制度，必須首先正確地測量土地的面積，以掃除官吏和富豪們利用土地境界的紊亂和土地測量技術甚低的機會而肆行土地掠奪和兼併的現象。依他的意見，則土地測量時，必須把土地的境界改爲方形，以期土地的正確的測量，且又廢除從來不合理的量田法（結負法），實施以實際面積爲標準的量田法。所謂結負法是我國從來流行的量田法，它並不以土地的一定的面積爲標準，而按土地品質的等級，以不同的尺度，規定其一結一負之面積。例如把瘠薄的土地二負二結，規定爲等於肥沃的土地一負一結而記在土地的帳簿上，徵收同額的地稅。換言之，根據土地的收穫能力和稅率的多少來規定土地面積，這是一種以徵主義的土地結負法。依剝削者的徵收地稅的立場來規定土地的自然面積的結負法，在它的裏面包括着許多剝削的秘術和毒害。既然沒有關於土地實際面積的記錄，所謂結負法，從土地肥沃和瘠薄的客觀的根據，變成爲地主便於剝削農民的工具。要把結負法，改爲實際面積的測量，這是從李朝世宗時期發生的議論，但由於官吏們的反對，未能付諸實施。以柳馨遠爲首的實學派，都一致主張廢除結負法，這是他們土地改革論的特徵。

他又主張：把土地的等級分成九級，把豐收和歉收分成三個等級，由國家徵收實際收穫量的十五分之一的地稅，廢除其他各種捐稅，以便農民擺脫苛歛誅求。據他的意見，則只要從農民徵收實際收穫的十五分之一，也可以充分維持國家的財政。

他爲了有効地實施他所提倡的土地改革制，主張在廣人稀和地少人多的地方，應實施人口移動，以便整耕地。

他又主張：一律廢除從來向王室和中央各官署繳納各地方特產的貢物制度。王室和中央各官署所需物品，應從徵收農作物十五分之一的國稅中支出其代價，購入京城市場物品而使用之。若此有名的「大同法」把各種各樣的現物貢納改爲單純米、布代納，更加保護農民的利益。

他又主張：王室和中央各官署的費用，應實施預算制減，並嚴格遵守預算的限制。據他關於王室財政的改革案，則主張廢除剝削人民的大本營內需司，將其所屬的財產，一律返還農民，國王當同士信於宰相的預算過他的生活。

三

他又主張取消「還上法」。這個「還上法」，原來就是政府在春季把糧食和種籽借給農民，到收穫時又讓他們加倍償還的「賑貸法」。這個賑貸法曾從三國（高句麗、新羅、百濟）時代傳至高麗時代，但到李朝中期以後，它已完全失去其本來的意義，而變成爲政府和貪官汚吏剝削農民的工具，不顧人民的死活，因人民負擔過高的高利貸款，所以「還上法」，在當時成爲人民最感痛苦的負擔。

茶山，[illegible]主張取消「還上法」，而全面地實施「常平法」。

「常平法」的內容是：在荒年或米價騰貴時，以廉價出賣國家的糧食，以濟貧民之飢餓而降低米價；或者在穀價降低時，以高價收購人民的糧穀，以防止糧食的浪費並提高農民的購買力。此法防止奸商壟斷市場爲害於民生，並保持物價的平衡，故稱爲「常平法」。所以柳馨遠主張實施這「常平法」時，對人民亦絕不應採用政治上的強制手段，而應採用純粹的經濟上的方法。

柳馨遠又主張改革兵役制和取消軍布法。他說：一個農夫，耕種一頃公田，應擔負收穫量十五分之一的地稅，且以四頃爲單位的四名農夫擔負一名之兵役，除此之外，一切負擔都應完全廢除。

原來李朝兵役制度，除一部特殊的兩班外，全體國民在「戶首」和「保人」的組織下都要服務兵役，但實際上這不過是一種規定而已，並不能完全執行。在壬辰衛國戰爭以前，已因兵役制的紊亂，兵役適齡者，每年可納布兩疋，以免兵役，這就是所謂軍布法。兵役的代價就是棉布，所以棉布有「布兵」「役丁」之名。隨着有名無實的兵役人員數愈增加，政府的棉布收入也愈益增加，但這就主張除有兩班以外都應服兵役，只有極貧困的平民負擔「軍布」。所以柳馨遠廢除「軍布」法的主張，大大擁護了人民的利益。

柳馨遠不但主張一切耕地歸爲國有，而且又主張一切森林亦都歸國有，並由人民自由使用。他又主張：爲獎勵山林附近的菓園、桑園、楮園、竹園、漆樹園等特產物，應免除其稅金；爲促進各種手工業者和商人們經濟上的發展，反對封建的剝削和抑壓，只徵收很輕的稅金；對漁船、商船，也應取消重稅而只收輕稅。

如上所述，「磻溪隨錄」，在民生問題重要部門所採取的態度，我們是可以完全理解的。除了上面所說的改革方案以外，還有關於教選制、任官制、祿制等的詳細的改革論，皆充滿了進步的精神。

磻溪的優秀的繼承者星湖，對磻溪的改革論曾說：「李朝立國以後數百年來，識時務者只有李栗谷和柳磻溪二人。但栗谷的主張在當時大部分可以實行，磻溪則主張實施根本的革新和理想的政治，其志甚大也。」（見僿說類選）

星湖對磻溪這樣的評價，是完全適當的。磻溪的理論與當時根深蒂固的儒學者以治心養性爲治國之本的教條主義的方法完全相反，主張進行經濟和政治上的改革來增進社會的福利和改善人民生活，並又認爲在經濟改革中，土地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基礎。據他的改革論，則土地應以國有爲原則而禁止私人買賣，沒收現存國內私有土地，按着公田的法規而實施適當的分配

他說：「治國者不實施公田與貢學（由各地選拔人才的制度）則一切問題都不能解決，若能實施公田制，則一切制度都可順利進行，貧富之差漸可調整，戶口漸可明查，軍隊漸可整頓。然後，可以行教化而興禮樂。」他認爲政治的改革應從社會物質基礎的改革來開始，而且貧富的差別、道德教化和一切制度的源泉，都在於經濟的組織。這樣，他鮮明地表示「實學」的特徵。

但是，在他基本改革案中，主張耕者和不耕者皆可領到土地，對儒生和職官給予更多的土地使能夠剝削農民，這些都顯示了他的改革思想的本質上的限制性；而且他的改革方法，主要期待着依政

者的自覺，而對於反對地主階級的農民鬥爭，沒有甚麼表示態度，這就是說明他的改革案，並沒有很堅定地站在擁護農民利益的立場上，而依靠封建統治階級的理性和道義的節制來求其理想的實現，這裏可以看到他的主張兩面性。

但是勿論如何，他主張在從地主、貴族的強佔和兼併下，沒收土地歸爲國有的基礎上，實施土地的分配，還不能不說一個重大的改革案。高麗末李朝初，改革一派所實施的所謂科田制，只不過沒收高麗貴族和寺院的土地，分配給支持李朝的官僚，但是柳馨遠所提倡的科田制，主張沒收一般官僚和地主的土地，合理地分配給一般農民和官吏。所以兩者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

他的改革案是對李朝封建制度的全面的批判。他的主張從科田制、井田制開始，直到廢除貢物、「還上法」、「軍布法」、「內需司」，樹立國王俸祿制和王室預算制，助長一般商工業者自由發展，改編教育、選拔及任官制等，形成一個龐大的體系。他的理想並不局限於挽救漸趨沒落的封建制度，回復古主義，而且要建設一個能夠保障農民生活的向上和促進市民階級的長成的社會，要建設一個能夠擊退任何外來侵略而保障自由獨立的國家。另外，他又對祖國的歷史地理和語言，也加以很大的關心。他的進步的民族自覺的思想傾向，被十八——十九世紀李星湖、丁茶山、朴燕岩、

朴楚亭等實學者繼承發展起來，在我們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寶庫中，佔了特別重要的地位。

星湖李瀷

崔益翰

一

星湖李瀷是十八世紀朝鮮偉大的學者。

他的學問，上而繼承磻溪，下而啓發茶山，並對洪湛軒、朴燕岩一派給予很大的影響。近世我國「實學」，實賴星湖和他的門徒而形成其理論體系。

他是驪州李氏，是大司憲李夏鎭之子。他在他的父親流配時——一六八二年（李朝肅宗八年），生於平安北道碧潼郡，一生居住於京畿道廣州郡瞻星村，一七六四年（英祖三十九年）逝世，享年八十有三。

他屬於南人黨系名門巨族的紈袴子弟，自小攻儒學，聰明絕倫，好學不倦，博覧羣書，善於著作。他的仲兄剡溪李潛是一個優秀的青年學者，但他在李朝肅宗三十二年，上疏肅王，彈劾西人

「老論」黨派金春澤、李頤命謀害世子（景宗），遂被反對黨所殺害。原來不求榮達的李星湖，自從這個事件發生後，終不求仕，而專攻學問。

他的學問並不囿於儒學經典，而廣泛地涉及天文、地理、經濟、政治、軍事、文學等方面，並對祖國的歷史、地理和社會制度風俗等加以特別的研究和關心，同時，對於當時從中國傳至我國的西洋自然科學，也加以深刻的研究和批判。他的學問雖然受到當時官學界的反對，但是當時探究學問的新方向的新進學者，多聚集於他的門下，因此他的名聲著於全國。

他氣格魁梧，威神高潔，目射光輝，鬚美而甚長，一望可知其有高尚的修養和人格的學者。他在研究學問時，自勵甚嚴，毫無懈怠之色，並且經常保持整齊的態度。在思索中，若有所得，必記留存之，因此，他的著述是多方面、而且是龐大的。他和他的門徒和親友，以很謙虛的語調，進行討論和問答，在他過農村生活中，經常研究農民的生活，一發見當時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即就進行批判，並論述他改革思想。

他四十四歲的時候——英祖三年，國王以禮優在野儒學者的名目，給他以繕工假監役之職資，但他拒不就職。在他逝世的那一年，朝廷依優待年老者的慣例，給他以僉知中樞府事的職銜，

但他一生是一個布衣寒士。

他的學問和思想不僅不能受到當時官學界的歡迎，而且由於當時西人「老論」黨派——他們放逐他的父親，殺害他的仲兄，並且後來在一八〇一年又捏造了所謂「辛酉邪獄事件」，把他的從孫李家煥指爲邪教主犯而殺害之——掌握政權，他的生前死後當然不可能受到絲毫官界之恩澤。在他逝世百年後，（高宗四年——一八六六年）當時執政者大院君，在四色並用（各派並用）的標榜下，向星湖追贈吏曹判書之職，以謀迎合一部士類的輿論。但是星湖的學問傳統，隨着開化運動之發展，而日益發揚。

二

星湖的著書實在很龐大。後來他的優秀的繼承者丁茶山曾說：「星湖的遺集殆近百卷，吾人能知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實賴先生之力。」在這裏我們不難推知他的著作的數量和質量達到怎樣的程度。但是他的著作，因多觸於時諱，未能刊行於世。到二十世紀初，學界人士多主張其出版。及至「韓日合併」後，慶尚南道一部固陋的儒生，從他的遺稿中，完全除去其進步的學說部門，在模倣

李退溪文集體系的名目下，主要選輯其經典解說和總說的部門而刊行之。所以我們如果拿現有「星湖先生文集」，來判斷星湖學說的全貌，那將是很大錯誤。

在星湖的著作中，「僿說類選」十卷二册（此書在其文集刊行之前幾年，由京城書店商人刊行）是很有名的。但這並不是一個具備專門體系的著作，如星湖自己所說明的一樣，是他數十年來，在讀書、研究和與人問答中，將自己的見解和所感，一片一段地記下來的筆記。「這個書，在天地、人事、經史、萬物、時文等五大篇目下，細分二十一個部門和一百三十餘項目，形成一個論及廣泛領域的百科全書。

這種百科全書式的作風，可以說合自實學先驅者——芝峯李睟光（一五六三年——一六二八年）所作芝峯類說。這是把研究學問，從偏狹的固陋的制約解放出來，向着廣泛而有展望的視野發展下去的傾向。換言之，這就是「齊居多才多藝，學問淵博的那種偉大人物的時代」的表現。

但是，這個「僿說類選」，是星湖數十年來的筆記，大部分是他初年和中年時期的見解，與他晚後之見解不無有相違之處；且其細目之分類，與從原著中幾達半數之取捨選擇，皆出於星湖門人順庵安鼎福之手。因此，星湖初年和晚年之記錄，並沒有在這個書上按序編纂，而不好探究其思想

發展的過程。據丁茶山等新進學者的見解，安鼎福係星湖學徒的右派，所以他在進行分類和選擇工作時，可能刪去本書中非「合法」的和認爲有問題的部門。今後研究星湖學說的人需要考慮這種情形。

但是，在不能看到星湖的全部學說的今天情形下，對於研究他的思想及學說，「僿說類選」這個書，比他的文集更有價值是可斷言的。下面我要簡單論述的材料，也大概取自「僿說類選」。

三

在星湖當時，崇拜儒學，特別是朱熹學之風達於極度。如稍有違反朱熹學說者，卽加以「斯文亂賊」之罪名，不僅使其不能維持地位和名譽，甚至不能保存其生命，這種的實例是很多的。這種殘忍的程度，酷似歐洲中世紀的破文刑和燒刑。這並不是爲了學問上的論爭，而是爲了爭奪政權的黨派鬥爭的勝利。在這樣毫無硏究學問的自由的環境裏，學者創造性的氣風不能不陷於窒息狀態。這也好像在歐洲中世紀教會黑暗勢力和帶里士多德傳統的學說籠罩下，新進學者和哲學者對聖經和古書，不敢加一言一句之批評。

對於這種摧殘學問的研究和思想的自由，星湖曾表示痛心慨嘆，並舉出朱熹在經典註解中爲個誤字來說：「今之學者，對朱子之註解，如有一字懷疑，就說是不可容忍的錯誤，如拿傍的書做參考對照，就稱之爲犯罪。對朱子的文句也尙如此，何況對古代之經典乎？這樣下去，我國的學問將不能免於無知和固陋。」（見僿說類選）

他反對宋代有名的學者尹和靖所說的話：「在讀經時，好奇是危險的」，並强調指出，學者的銳利的分析和創造性的見解，對發展學問是絕對必要的。他在認爲自己的見解很正確時，一定把它記下來，或者把它提出來，和他的門生進行共同的討論和研究。

他從國內外廣求新書，以發展自己的知識。從明末淸初到中國來的西歐天主教傳教士的各種著作，和他們作爲傳教工具而介紹的自然科學，特別是天文數學、地理、生理學，都是他虛心研究的對象。關於天主敎理，他在自己論文「跋天主實義」中說：

「天主實義是利瑪竇的著述。……此學崇拜天主，天主者等於儒學之上帝，其敬而事之，畏而奉之，如佛家之對釋伽如來。以天堂地獄之說，對人勸善懲惡，並以周流導化，稱爲耶蘇，耶蘇在西歐的語言中，就是救世的名稱……耶蘇紀元一六〇三年，利瑪竇到中國來……學習中國的語言和

文字，他的著書達數十種。他的關於天文、地理、數學、曆法的精妙的學說，是中國所沒有的。他以異國之人渡海遠遊，與中國學者和士大夫交遊，他們都禮以待之，並稱之為先生，他是一個豪傑之士。但是他雖然徹底反對佛教，但不知自己的天主教也和佛教一樣同歸於幻妄。」

他在「僿說類選」中，對西洋人天主教傳教士「龐迪我」所作「七克」論說：「條項有次序，比喻也很切實，有我儒學者所未能發明者，這大有助於克己之工。但雜以天主和鬼神之說，甚為怪異。如去其不純之部門，取其正當的論旨，可與儒學同歸一轍。」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星湖對學問方面的批判多麼銳利。天主教徒披上僧侶之外衣，做為西歐商業資本主義的侵略工具而遠遊海外：天主教會在西歐雖然妨害自然科學的發展，但到了東方，為了便於傳教，介紹若干科學和技術；特別在中國，盡可能使自己教會的修養理論，符合於儒教思想，以謀取得中國人的歡心。這些巧妙的內容，是昧於西歐情形的星湖所不易看破的。但是對於他們介紹的科學和技術，他認為這是有利於民生的東西而表示歡迎，至於來自迷信與幻妄的他們的教理即鬼神、天堂說，斷定其沒有一顧之價值。這是星湖以後洪湛軒、朴燕岩、丁茶山等所具有的一貫的思想見解。於是，在西歐從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受到新的科學者和哲學者的打擊的天主教理，從朝鮮

受到「實學」者嚴正的批判。這樣，不是在盲目的排外的立場上，而是在批判學說的進步的立場上，頭一次舉起反對天主教理的朝鮮學者，就是星湖先生。

他確信西歐天文學和曆法所證明的關於日球、月球、地球的數字的學說，並加以銀河星光說；對地動說，雖然因考皮勒尼克斯的太陽系中心說，還沒有完全被介紹過來，表示若干懷疑，但他認識了人類散在於地球上下、而從過去傳來的天圓地方、天動地靜和地球中心說是毫無科學的根據的。這對於他打破舊的思想傳統，樹立新的世界觀，是有重大意義的。

四

星湖對精神，鬼神等哲學上的問題，曾說：「形成人和動物的形體者是氣血，氣血之精英是精神」（星僿說類選卷二）。這樣，他並不把精神的根據求於肉體之外——神，並且不願把人類的精神，求於與動物的感覺和知覺相異的原理中。

星湖與從來性理學者的觀念論——「理元論」相反，主張氣元論，並反對各種宗教所宣傳的靈魂不滅說，提起了物質不滅說。他說：

「充滿於宇宙之間的，都是氣。但它凝結而爲物（人和動物），此是氣之精英。……以陰成形質，形質既成，則陽亦在其中，陽出於陰，故有魄即有魂。……魂魄合而爲耳目之聰明，口鼻之呼吸和人類心身之精神智力。人老而死，則陽氣分散，此乃周易所云「遊魂爲變」。變者是生之變死也，然氣仍存在於宇宙之間」（見僿說類選卷一）

這樣，星湖沒有把精神魂魄看成爲超物質的、超肉體的神秘的東西，而看成爲肉體機關的微妙的機能，他認爲動物生死不過是氣的聚散，構成它的氣恒存在於宇宙之間，但作爲肉體之機能活動的精神魂魄，各因其條件之變化，而有死滅的過程，而決不能永久長存。從這一點看起來，星湖的認識論，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花潭徐敬德（一四八九——一五四六年）「氣元論」和「氣不滅論」的優秀的傳統。

花潭的氣不滅說和星湖的氣不滅說，概括說起來，是和現代物質不滅論並不完全相同的。但是構成人類和萬物之氣——元素，花潭所云淸虛湛一之氣，並不是神秘的東西，它通過具體的自然變化，恒存在於宇宙之中。精神魂魄，則因氣之聚散，而生長消滅，所以除了氣之外，再沒有精神魂魄之源泉。在這一點上，氣不滅說與物質不滅說實有其共同點。而且唯氣論——氣元論和唯物論，

概念上雖然不同，但是，唯氣論主張：肉體和形質的形成依存離開我們的精神理性而獨立地，先天地存在的氣；且作爲肉體自然的機能的精神魂魄；是客觀物質的派生物。在這一點上唯氣論包含着素樸唯物論的因素。

關於鬼神問題，星湖引用宋儒張橫渠的「鬼神即二氣之良能」之說和朱熹甘蔗的比喻——甘蔗之香可稱爲神，甘蔗之漿汁可稱爲鬼——以除去鬼神的神秘性，把宇宙萬象的具體的自然變化的積極和消極的兩面看成爲鬼神。就是說，人類的魂魄就是鬼神，同時宇宙間陰陽也就是鬼神；死生、往來、屈伸、清濁等萬有現象都是鬼神形跡。這是星湖摘取宋儒汎神論的世界觀，以對抗有神論。從「世界即神」而說汎神論的世界觀，達到「神即世界」的自然主義的世界觀，準備了有向唯物論發展的條件。這樣星湖的哲學在精神鬼神說方面，雖多有唯物論的因素，但是在說明道德和人性時，又傾向於主觀主義的世界觀，表示他自己哲學的歷史的限制性。

但是，他把氣看成爲具體的自然現象，而主張氣的不滅說，否認靈魂不滅說的神秘幻想，這是星湖的哲學在反宗教的思想鬥爭中，執行了自己的任務；而且這並不是用自儒教反對異端的單純的動搖，而是在朝鮮反封建文化運動的第一個階段上，成爲一個思想上鬥爭的武器。

五

鮮湖極度嫉視當時知識階層遊衣遊食，賤視勞動，昧於實務，空談禮教之現象。

他慨嘆當時因貴文賤武的惡習，而輕視國防對策的現象，主張改革文武官吏的選拔制度，並力說與文廟並立，而設武廟，以崇拜金庾信、姜邯贊、李舜臣等愛國英雄。

他對科舉制度說：「不求賢能有能之人才於民間，而求於世襲貴族之家門；不問人品之善良，只在詞章末技而選擇人才，如不求賢能之人，即云世無可用之人才。今世之賤待有能之人莫此為甚。」（[illegible]）

他極力打破當時兩班的門閥制度和黨派門第，主張廢除班常（兩班與賤人）差別、地方差別、嫡庶差別和奴婢制度。他說：

「如今，全國人民皆怨恨含冤，因為國家賤待人材，有能之人皆退藏林泉；且因崇尚門閥制度，有庶孽中人之差別，故他們的後孫雖經百代，而亦不任重要官職，西北三道之人完全剝奪其登用之路，已達四百年；奴婢之法甚嚴，其子孫不能與平民同立。全國人民十之八九，皆陷於怨恨懷

忿之中。且兩班黨派的鬥爭公行於世，形成「三人一派，五人一黨，一派得勢，他派全被驅逐，這種殘酷的光景，使天地變色，而草木枯死。」（見僿說類選）

他指出奴婢制度的非人道的性格，並說這是東西古今罕有的惡法。他又說奴僕之關係，無異於君臣之關係，這是不可容忍的。他主張應把奴婢待之爲勞動人民，並廢除虐待奴婢，買賣奴婢和奴婢之世襲制，這實際上就意味着奴婢制的撤廢。他曾有一次爲自己家裏老死的男僕，親作祭文，哭其靈而祭之。這個祭文收錄於「僿說類選」第三卷。在這個祭文中，他首先指出我國奴主之差別無異於君臣之差別，這是完全不正當的。這裏也表明他反對當時兩班社會和階級差別的思想。

他主張，人材應該從勞動人民中選拔，他又說，政治上最要緊的在於用人與立法，而法不能自行，必要有賢明之人才，可以施法。這樣，他主張「人法相維」論，即人才與國法必須互相配合的理論。

他主張在中央政府內部，設立以下級官吏爲中心的協議組織。據他的意見，朝廷的政治問題，都由上官單獨決定，其部下官員毫無發言權利。若論其知識和智謀，則下級官員不一定不如上官，但因壓於勢力和地位，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因此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由勳戚重臣不顧衆議，而

陷國家於滅亡之境。因爲國家之政治，不是一個人的私事，所以連兒童農夫的意見也應重視。李瀷曾慨歎高麗「都評議制」，設置備邊司於西宮之外，選擇宰相大臣、討論並決定國防上重大問題。後來逐漸懈弛，成爲權勢者一手包辦，其他官員沒有任何權利的機關。因此他認爲：應選出官位雖低，而有信望者十餘名，作爲它的官屬，使他們積極參加討論，發表自己的意見，然後，由大官綜合他們的意見，奏達國王而裁決之。當然，這種意見是當時合法的政見，不是他的最高的改革案，但是在提出從下而上的協議制這一點上，它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六

星湖目睹了當時官僚、地主殘忍的剝削和人民群衆極端貧窮的現象，同時他又認爲，土地制度是解決民生問題——農民問題的基本關鍵。他說：

「王道政治，若不以田地分配爲主，則其他一切亦將困難。家產之貧富不均，權利之強弱不同，將何以治國乎？」（見僿翁類選卷四）

他所提倡的均田法大略如下：古之井田法，今不可實行；且磻溪的科田、佃田法亦難實行，其

有均田法方可實行。這個均田法就是一種限田法。漢末期孔光何武，曾主張民田不得超過三十頃，元之鄭介夫「並田法」也主張把民田限於十頃以內，其餘的部分給親戚。鼎湖的均田法，主要參考宋林勳之田制說，對現存私有田地不採取急激之改革，只由國家把若干畝限爲農民的永業田。因此，每個人對於自己超過限度的土地，應從自己所有的土地中，向官方提出法定永業田，燒却其土地文券，而只登錄於官方土地帳簿之上，使子孫不能賣其田地；且土地所有者，如其面積，不滿永業田法定面積，則在其購買土地時，亦必燒却其文券，而只登錄於官方土地帳簿之上，且若滿其永業田之面積，亦不得購買土地。

鼎湖均田，是以各民戶爲單位確保永業田，富者不能兼併永業田以上土地爲唯一目的的，是從限制田地買賣開始，企圖逐漸實現田地國有化原則的。這樣，鼎湖的均田法，在土地問題上，是一種抑富扶貧的政策，它謀求全國農家的所有田地面積，能在永業田標準點上面平均化起來。鼎湖對永業田法定面積，沒有明文規定，但鑑於當時社會經濟的一切情形，我們不難推知這個面積，只不過足够維持一家生活的程度。

鼎湖的均田法，比柳磻溪的科田法，更加考慮到社會現實的條件，盡可能避免革命的分配方

式，以巧妙地調節和限制土地買賣爲其特徵。這可以說代表封建社會漸趨沒落、財產自由思想逐漸生長的當時中小農民乃至小市民的思想。當然，儘管永業田具有法定面積的形式，但人民也可以依各種方法自相進行土地買賣，那麼，土地的國有化和防止土地的兼併，也是不能實現的。

所以後來丁茶山看破了星湖均田法這種理論上的矛盾，提出了閭田制，在土地國有的理論基礎上，主張實施土地的共同耕作，和按勞分配，來建設農村公社的社會。丁茶山的閭田制是從來各種想上的反映，同時也說明了擁護當時貧農利益的思想。

七

如上所述，星湖對封建社會的矛盾、性理學的非實用性、科舉制度、門閥制度、黨派鬥爭、地主貴族和官僚士豪之殘忍的壓搾、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和人民生活的困窮等，進行了熱烈的暴露和批判，並提出了以自由平等和富國強兵爲內容的各種改革意見。

他根據自己民主的政治理想，指出了封建惡弊。他說：「尊君抑臣甚自秦始皇，崇拜門閥始自魏晉，以詞華取人盛行於隋唐，有此三惡制度，而不廢除，則不可爲政。關於這三個壞制度的社會的

原因和物質的基礎，他並沒有說明，只對不合理的現象，表示反對，所以他的改革意見，結果也不過是一種空想而已。但是這三個壞制度，成爲李朝封建社會的特徵，並被宣揚爲最合理的制度，所以不管任何學者，頂多指出其部分的缺點，不能主張其全面的廢除，但是星湖指它爲不可容忍的罪惡的制度，而主張其全面廢除，這裏可以看到他具有怎樣反封建的民主思想。

他又說：「政治不良，是由於奸惡貪污之人；奸惡貪污，由於財產之不足；財產之不足由於不務農業。」不務農業，由於六蠹，六蠹者何也，一曰奴婢制，因爲有奴婢制，爲奴婢主者，可以不事勞動，而過着寄生的生活；二曰科舉制，科舉制使人消耗精力於無用之文詞，使考中進士正言的人，[illegible]人民的存在；三曰門閥制，門閥制使人在兩班的名義下，不願勞動而輕視農業，自己毫無才能，而蔑視人民；四曰愛好毫無實用性的奢侈品，以妖術和迷信，蠱惑人民，使其浪費財產；五曰僧侶，僧侶者在信奉佛教之名目下，逃避勞動和兵役，成爲遊衣遊食之徒；六曰懶惰，懶惰的人賤視勞動，只以榨取別人的勞動爲所是事，結果變成騙子和盜賊。這六蠹其爲害有甚於盜賊」。這樣，他站在重農主義的立場，指出了以上六種害毒，反對剝削制度，主張人人從事勞動。他企圖除去以上六蠹，以保障農業的發展，從而建設一個沒有懶惰奸惡和剝削的理想的農民社

會。但是，儘管他抱有重農思想，在這六蠹中，不僅沒有舉出商人，反而把商人稱爲士農工商四民之一，強調它在通貨交易上，給社會帶來利益。星湖並沒有和過去我國學者一樣，把商業視之爲末技，而承認它有利於通貨和交易。這證明他已認識當時商人資本和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不可輕視的傾向，並已覺悟到只靠農業的自然經濟是不能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的。

從以上的事實看起來，星湖經濟理論的最高理想在於建設一個沒有剝削和兼併的重農社會，沒有預想到必然到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這就是他的歷史的限制性。

星湖的思想雖然沒有到達全面地根本地反對封建制度和儒學原理的地步，但是他的主觀的企圖並不滿足於部分的改善，而要從封建制度和儒學原理，去其缺點，取其長處，使它包括在自己新的見解和體系之內。換言之，他要綜合東西，折衷古今，形成一個創造性的學說體系。這種意圖如實地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社會的尚未成熟和過渡的性格。

他對從來我國儒學者不肯重視的祖國的歷史、地理、文化、語言和社會制度等，加以特別的關心和研究，並要求他的門徒們把它作爲緊急的任務，這可以說是經過壬辰衛國戰爭和丙子胡亂後，開始發生的民族自覺意識的萌芽。

在他的學徒中，其子侄輩李孟休的經濟學和李用休的文學著名於世；孫輩李森煥的博古學、李家煥的文學史學、數學和李重煥的地理學有名於世；其外如安鼎福的軍事學、黃運大的天文學和數學、鄭尚驥的中年政治知識及朝鮮地圖、尹東奎的地理學、愼後聃的小說文學、權哲身、權日新兄弟的對朱熹學說的批判，都發揮他們實學的特徵。他們的思想繼承並發展了星湖的創造和批判精神及民主的民族自覺的傾向，創立了實學的新的學風。這樣，星湖的學派成爲近代民族文化的先驅者而進行自己的活動，發生巨大的影響。世皆以星湖學派稱爲近代朝鮮實學派，豈偶然哉？

湛軒洪大容

洪起文

一

湛軒洪大容是近世朝鮮卓越的數學者、天文學者，是以「實學」思想形成一個新的學派的學者之一。他生於一七三一年，沒於一七八三年，他比他的最親密朋友和他學說與思想的支持者朴燕岩大六歲，但其逝世比燕岩早二十二年。

離他們兩個人約半世紀之前，以李星湖爲中心，形成一個「實學」時期；離他們兩個人約三十年之後，以丁茶山爲中心，又形成一個實學時期。在這兩個時期中間，以洪湛軒、朴燕岩爲中心，包括李炯菴、柳冷齋、朴楚亭等（註一）——形成實學的另一個時期。

如像李星湖、丁茶山一樣，洪湛軒和朴燕岩也出身於兩班階層。但有不同者：前兩個人出身於

失勢的南人黨派，而後兩個人出身於執權的西人「老論」黨派。洪湛軒的曾祖是參判，祖父是大司諫，父親是羅州牧使，世任重職，他自己也曾任世孫翊衛司（侍直）之職。當時之世孫指英宗之孫——後之正宗，翊衛司乃其保護之職，是所謂「桂房」（註二）好職，雖兩班亦甚難得之官。

但是，儘管他的父祖和他本人任這樣的官職，在層次甚多的「兩班」門閥制度下，他的家世不及於他的先生金元行之所謂一類兩班；朴燕岩的家世雖比他的家世強，但也不及金元行之名門巨族。

在大概是湛軒少時著作中，有一個這樣的記錄：他有一次批判地指出了老論派的領袖宋時烈的處[illegible]，因致對於其[illegible]。他以爲像金元行那樣執權兩班的代辯人的門徒，能夠有這樣批判的態度，這是和他的先生在門閥上有差異也有關係的。

通過十七十八兩個世紀，在一部兩班階層中，發生了爲加强日趨沒落的兩班統治的改良運動。經歷這個運動，許多學者提出了各種意見，其中有一部分的人，被起用爲高官，從而他們的意見，也部份地被實現了。特別是英宗一代，是這個改良運動最高漲的時期。英宗一面調整兩班階層的黨派鬥爭，一面選任洪鳳漢、洪啓禧等，來進行新的措施，企圖用盃水救車火。但是洪鳳漢、洪啓禧

等對當時兩班統治，不但作不出任何貢獻，反而弄出了北漢、南漢（註三）時派、辟派（註四）等新的黨派，展開醜惡的鬥爭，使政界更加混亂，使兩班階層的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化起來了。不要說已經失勢的黨派，愈來愈從政權排擠出去，就是在當權的黨派中，也起了分化的作用，產生了從政權中分離出來的階層。

洪湛軒少時曾師事金元行，並身任官吏，這是和他後來的學說和思想有矛盾的。前後有這樣矛盾的發展，這當然基因於他所處的政治的及社會的環境和條件。

他並不滿意於當時兩班階層奉之爲金科玉條的孔孟之學，對天文數學等自然科學抱着很大興趣，並爲其研究而貢獻一生。有一位他的朋友（大概是和他一起出入於金元行門下的人，或者是受到像金元行那樣的人影響的人）勸他學中國的禮書，但他回答說，與其學習和國家興亡無關係的東西，還不如學有助於世的曆學和數學。他不僅學習天文和數學，而且要利用天文和數學的方法來考察一切事物。這樣的結果，他離開了他少時先生金元行，變成一個實學派學者之一。

二

洪湛軒留下了關於天文數學之著作「籌解需用」，說明了算術、幾何和天體測定等。

早在十五世紀，我國數學者有金淡，天文學者有李純之等；在這之後，有如慶善徵的「詳明數訣」朴某（註六）的數原等專門著書。正如洪湛軒不是我國第一個天文數學者，他的「籌解需用」也不是我國第一個天文學的著者。但是，洪湛軒的天文數學在西洋考皮勒尼克斯以後天文學理論輸入我國後，以這理論為基礎，產生了自己的研究結果。在這一點上他比他的先行學者，受到特別的評價。但十七世紀，鄭斗源等到中國去，遇到西洋人，得自鳴鐘、望遠鏡、和天文儀器而歸。其後，金堉等又到北京去，向西歐人學習時憲曆（註七）而歸。但是把西歐的天文數學，當成為專門學問來研究，並留下其著作的人，還算以洪湛軒為第一個。他反對從古傳下來的天圓地方說，主張地球和日球月球一樣是圓的，而且和金星水星等一樣是動的。他把日蝕、月蝕和來潮退潮等的現象，以及其他風雨、霜雪、雷電虹等一切現象等，都和天文氣象等聯系起來加以解釋。唯關於地球自轉的學說，在他的著書中，未可得見。但是，在朴燕岩熱河日記鵠汀筆談中，燕岩介紹洪湛軒的學說：

地一轉爲一日，月繞地一轉爲一月，日繞地一轉爲一年。他又說：洪湛軒自己沒有著書，託他代爲著書，但他也尙未著書云。拿燕岩這個話來推測起來，洪湛軒在著作「籌解需用」之後，他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個發展的部門未成其著書，當屬事實。但是在他的著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明：萬千發星形成一個界，這就是銀河；日球和地球是其中之一。這彷彿像西洋的銀河宇宙說，以此可知其天文學的造詣與其著作的價值。

在朴燕岩熱河日記中又說：在洪湛軒以前有金錫文者，知地球與日球、月球一樣地圓；提出了三丸浮空的學說；到了洪湛軒又知地球之動。這樣，西洋地轉說的一部分——地圓說，似由金錫文輸入。而其餘的一部分——地轉說似由洪湛軒輸入。大概金錫文是我國採用時憲曆書直後之人物，而稱爲相當的學者。這樣的人可能自知道西洋天文數學，或知道其一部分。但是在朴燕岩熱河日記中又說：西洋人只說地之圓，而並沒有言及地之轉，但洪湛軒主張，地不僅是圓的，而且是動的。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推知：把西洋的天文數學直接輸入我國——雖然是地轉說的一部分——是金錫文的功勞；至其地轉說，雖在西洋早已流行，但在我國是由洪湛軒發明的。在事實上，洪湛軒如果早已知道考度勒尼克斯以後在西歐發展的天分數學的全部內容和地轉說，那麼在他的著作中，決不

會一言半句也沒有提到地球的自轉。所以我們可以判斷：他起初通過金錫文知道地動說，後來由他自己的研究，達到了地轉說，最後又知道地球的公轉和自轉的關係。

「籌解需用」，是關於數學的重要著作，關於天文氣象的說明，包括在他的另一個著作「毉山問答」中。這個書的內容是：朝鮮有一個叫虛子的人，訪隱居中國「毉巫閭山」的名叫實翁的巨人，關於世間事物之理，進行問答。但是，這個問答的內容並不限於自然現象，而關於儒學思想的批判處於更重要的地位。

三

當時，朝鮮的所謂學問，一步也不能越過中國儒學思想的範圍。不管甚麼，除了陰陽五行之說以外，不知有其他東西。所謂陰陽者就是：如人之有男女，一切事物有對立的兩面，其一謂之陽，其一謂之陰。所謂五行者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人以素樸的感覺，把這五者看成為構成萬物之因素。但是五行隨着陰陽之說而抽象化起來，味也有五行，色也有五行，聲也有五行，空間時間也都有五行，甚至人的內臟也有五行，這樣就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奇怪妖妄的迷信。

洪湛軒反對這種五行說，他在毉山問答中寫道：

「虞夏六府有金、木、水、火、土、穀；周易八象有天、地、水、火、風、雷、山、澤，洪範五行有水、火、金、木、土；佛之四大有地、水、火、風。此是古人隨時立論，作爲總括萬物之名稱，並不是不能減其一或加其一之萬物實有之數。」

他這樣指出五行與六府、八象、四大一樣，是古人素樸的見解。他又繼續說明這個見解的不合理性。

「火者日也，水土地也。而金木皆生自日與地，故不能將其與三者並稱爲五行。」

他對當時統治階級對於風水之說，把子孫的禍福，看成爲由其祖宗墳墓的地位來決定的荒謬絕倫的主張，表示尖銳的反對和駁斥。他說：

「獄中罪囚，雖然受毒酷刑拷問，但也不能影響其子的身體，況且其死後之屍體和魂魄乎？」

他這樣指出了死屍不能影響其子孫的生活，然後又論述了流傳此種虛妄的迷信的社會的及心理的根源。

「術數原是虛妄的，萬無其理。但久而信之，無其理的東西，也象有其理的東西，而偶然相合。」

他又對有人深信神仙之說，白天做夢，要飛到天上去，表示冷酷的嘲笑。他說：

「雖然羽化登仙，思緒芒然，將安所適？情既永塞，即等於耳無所聞，目無所見，此有何可樂？」

他這樣說明傳說中的神仙生活的無足可羨，並指出了為求仙而努力的動機和矛盾：

「求仙的願望，出於利慾之心，但結果，這利慾之心，不能滿足。」

朝鮮的兩班階層，以中國儒學思想為自己的思想。這個儒學思想，在自然方面信奉陰陽五行說，在歷史方面以春秋義理說為其骨幹。春秋是孔子所作的歷史書，貫穿在這個書裏面的「義理」是：第一、小國即諸侯國要服從大國即天子國；第二，要把華夏即孔子時代的中國本土尊之為人類文化的故鄉，而其四面之異族與華夏族有區別的族屬，應被卑視。站在這種歷史觀，朝鮮的兩班階級所採取的態度，不是侮蔑自己，就是妄自尊大，把自己的祖國稱為「小中華」。數百年來，朝鮮兩班階層，陷於這樣矛盾之境，固守儒者之思想。及至十七世紀女真族滿清代替明朝統治全中國，這時他們找到了解決這個矛盾的妙案。這是說，他們認為：現在全中國已變為夷狄，所以繼承人類文化特別是儒學思想的人，除了他們以外沒有第二個人，這樣他們又妄自尊大輕視中國。以十七世紀

爲界限，這樣前後相異的春秋義理，在朝鮮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中，佔很大的地位，如稍有違反，則難逃「斯文亂賊」「誅九族」之罪，歷代以來，任何人也不敢提出一言半句之批判。

但是洪湛軒在毉山問答中寫道：

孔子是周朝的人。當時王室衰微，而諸侯衰弱，但吳楚混亂華夏，盜賊並起。因爲春秋是周之書，所以嚴明中外之別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孔子在於海外東夷之國，把東夷之風俗，一變而如中國，在中國之外，建設周之文化，則在其尊攘與內外之義理中，當有海外春秋。這樣，孔子他們也可成爲聖人。」

假定孔子是周朝的人，所以他著作了以周爲中心的春秋，如果他是朝鮮人，那麼他將著作以朝鮮爲中心的春秋。這就是他的痛快的批判，他的批判並不止於此，他進一步談到關於兩班社會存在的根本問題。

四

比星湖早一個時期的、世皆以實學派創始者稱之的柳馨遠，在他自己的著作「磻溪隨錄」中，

關於政治、經濟、社會的一般組織，批判當時的制度，表示了自己的理想。其後與李星湖幾乎同時代的柳壽垣（註十）模倣磻溪隨錄，著作了稱爲迂書的一種書。在湛軒的著作中，也有像「磻溪隨錄」和「迂書」等的「林下經綸」。「林下經綸」云者指在野者之關於政治經濟之計劃。在這個著作中，他指出我國物產不甚豐富，人民生活困窮之原因在於兩班制度，並痛斥兩班階層賤視勞動，世襲官爵的不正當性。在關於兩班制度的許多批判中，他的批判是特別大膽而尖銳的。他說：

「我國原來特別尊重名分，屬於兩班者，雖忍饑窮餓，也拱手而坐，不肯從事農業。或有務實力作，甘心身操賤業者，衆皆嘲笑而鄙視之。遊食者多而生產者少，物產如何不缺乏，人民如何不貧窮乎？國家應制定堅定的法度，不問四民（士農工商），淘汰遊衣遊食者，皆歸於一定的事務，使爲世之恥辱。有才能有學問者，雖農夫商人之子，可以列朝而不以爲僭，如無才能與學問，則雖宰相之子，編於下隸，亦無可恨。上下各盡其力，各任其職，調查勤勉與懶惰，以明行其賞罰。」

在「林下經綸」中，他又對教育表示特別的關心。主張教育的「機會均等」和義務教育。爲了實施這樣的教育制度，首先由國家管理教育，他說：

「內自京城九部（註十一）外至各道一面，應皆設立學校，由國家佈置教師。」各面有書齋，齋

有鄉長，集而內之兒童而教育之。諭以孝悌忠信，敎以騎射書數，選拔其中有出衆之才能與善行足以有用於世者而送於司。司之教師又把他們教育起來，選出其中有能者，依次送進大學。大學的教育由司徒擔任，他們聽諸生之言，看諸生之行，試諸生之講經，審諸生之才能，每年正初，擇其賢者與有能者，而薦於朝廷，使爲官任職。才高官卑者，可循序漸進，無能者黜之。」

比這更重要的，就是他主張土地的國有，和一切農民應平分土地。他說，爲了分配土地，一切人民皆應有戶籍，沒有戶籍移動之許可，而擅意遷移者，應被嚴格禁止，然後按戶籍受農土的分配。其外他又主張，由國家經營旅館，旅行者必有國家機關的證明，沒有證明的旅行者應被禁止。

五

洪湛軒原來不是和他親友朴燕巖一樣的文學者，所以他並不喜歡著作。這就是看他託朴燕岩代其代作關於天文發見的書册，也可以知道的。他的著作除了「籌解需用」與「醫山問答」，「林下經綸」之外，還有中國記行「燕記」，和一般詩文，合起來共不過幾卷。這些著作也大概是在他三十至四十的時候寫的，到了他的晚年，全無著作。

但是這樣不喜歡著作的洪湛軒，用漢文寫成了中國記行文——「燕記」，同時又用國文寫成燕行錄。在朝鮮文學史上，第一次開闢了紀行文的分野。

在朴燕岩所作他的墓誌文中曾說，他親手製作的天文儀器甚為精巧。在他自己祭羅石塘（註十六）的文中說，他曾幫助羅石塘，模製自鳴鐘。這個自鳴鐘並沒有傳到後世，但他所製的天文儀器，至今也由他的子孫保存。在朴燕岩文章中，時常提起了洪湛軒彈琴之事。世傳從中國輸入洋琴時，誰也不會彈它，但洪湛軒能按朝鮮歌曲而彈它。他不僅對科學方面，而且對音樂方面，也有卓越的才能。

抱有這樣思想和學問的洪湛軒，當然不願和當時所謂兩班勾心鬥角而爭奪勢利。與他共同侍衛正宗的洪國榮、鄭民始等當權執政時，他才當泰仁縣監和榮州郡守。他後來早棄官職，以研究學問度其一生。朴燕岩所作他的墓誌，在燕岩文章中是優秀的作品，在這裏關於他的一生寫道：

「世稱德保者，只知他自少不願科舉，無意於名舉和利慾，焚香彈琴，淡泊自樂，逍遙於世外。但不知他精通事物，解結理案，可以任一國之財政，可以使於遠方擔任外交，並有統率和禦人之神智奇謀。他不顯喧嘩顯名，他在治郡時，謹於文簿，處事有預見，吏屬皆順從，人民皆悅服。」

原來他的名字是大容，字曰德保，湛軒是他的號。因爲燕岩與他有特別交誼，故在其墓誌文中以字呼之。

他原來受業於當時儒學頭目金元行的門下，怎樣能接觸李星湖的實學、金錫文的天文數學呢？爲了解答這個疑問，必須談到對他的學問上所受到的兩個人的影響。這兩個人中一個是金用謙（註十二）他是金元行親族中的長輩，比金元行務於實用之學；另一個人是成大中（註十三），他生於金錫文的家經拘用，問於他的學說和事蹟。他和這兩個人互相交遊；在他三十五歲的時候，他又隨同作爲書狀官（註十四）而出使於中國的他的叔父，曾遊歷北京而歸，這對他的學問和思想給了很大的影響。我們從燕記和燕行錄中可以明白地看到這一點。

六

洪湛軒的思想有兩個特徵：第一，有唯物論因素；第二，反對兩班統治制度。

如在他批判風水說和神仙說中所見到一樣，他的思想具有單純的、樸素的唯物論的因素，雖然沒有超過感覺和經驗的範圍。由於這個實質的因素，他在歷代「實學者」中，佔重要的地位。他對

於五行之說，雖然加以明確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對陰陽之說沒有批判，這可以說明他的研究還沒有達到很透徹的地步。

他反對地主獨佔土地和官吏世襲制度，特別憎惡兩班階級寄生虫的生活。但是他並沒有談到根本消滅兩班統治制度的具體的方法。這就證明他對自然現象方面不徹底態度，影響到在社會問題方面所採取的態度。

但是洪湛軒的思想代表從事於生產的中小農民的利益，所以在當時歷史發展的階段上有很大的進步的意義的。

(註 一) 李炯庵——名李德懋，柳冷齊名柳得恭，朴楚亭名朴齊家，皆朴燕岩門下之學者和詩人。

(註 二) 桂房翊衛司之別名也

(註 三) 洪鳳漢居住漢城北村，金漢耈居住漢城南村。他們兩個人名字都有漢字，所以世人稱他們兩個派爲南漢派北漢派。

(註 四) 英宗之子正宗之父——莊獻世子曾爲英宗所殺，正宗卽位後，朝廷裏有一派主張以王禮奉之，以表示追崇，還有一派反對這個主張。世稱前者爲時派，後者爲僻派。

(註 五) 指中國古文獻——儀禮、周禮、禮記、和朱子家禮。

(註 六) 數原的著者，相傳姓朴而不知其名。

(註 七) 時憲曆法，是用西歐天文曆學，來校正中國從來陰陽曆者也。

(註 八) 書經大禹謨，有六府之稱。

(註 九) 「斯文亂賊」指反對朱熹學說之罪名。

（註十）柳聾叟名壽垣，因其耳聾故號曰聾叟。他被英宗殺死，所以他的著作「迂書」，未能公行於世。

（註十二）洪湛軒主張行政區域之九分法，故京城市也應分爲九部。他又主張在郡與面當中設司，面之齋等於今之小學，且司可設中學而京城設大學。司徒者中國官名，等於朝鮮禮曹。

（註十三）金由長的號[illegible]齋，在朴燕岩文章中曾說，湛軒和燕岩彈琴相樂時，他也參加在裏面。

（註[illegible]）[illegible]可有興，因應子[illegible]文科者也，但他的思想和洪湛軒、燕岩不同。

（註十四）書狀官是到中國去的使節團的一員。一曰上使，二曰副使，三曰書狀官。

燕岩朴趾源

金河明

燕岩朴趾源，是朝鮮先進思想理論——實學派的代表之一，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是憎惡封建[illegible]同情人民生活和遭遇，富有強烈的[illegible]的人道主義者。揭穿腐敗[illegible]的面貌，[illegible]他們敢於大膽有力的反抗的呼聲，燕岩的天才的現實主義作品，今天對於[illegible]的朝鮮人民，更加鼓舞愛國愛民的精神。

燕岩在一七三七年（英祖十三年）二月五日（陰曆），生於居住京城之潘南朴氏之家，是敦寧府事朴弼均的孫子。他早失其父，而養於祖父之膝下。祖父憐其身體病弱，故意不給他教育。

他的祖父，是生活廉潔，性格剛直的人。所以，他「十九年來居於閑職」，「且雖作過三十年的官，但其私財只不過值百兩之田產與值三十兩之京城市內舊屋一幢。」（註一）這樣，燕岩從小受到

生活嚴潔性格剛直的祖父的感化，並且在經濟條件不很寬綽的環境中，度其幼年時代。

祖父逝世後，他在十六歲的時候結了婚，跟他的妻叔學習漢文。不久，他學了侍讀君傳，作了數百句的論文，使他的妻叔表示驚歎。從此，他發奮讀書，三年杜門不出，閱讀百家之書，並廣泛涉及經濟、政治、文學、天文、地理、歷史、軍事、工藝等書籍。

這正是李朝英祖、正祖時期。當時以自給自足爲原則的自然經濟，雖然還沒有超過手工業的程度，但商品流通逐漸發展，對外貿易亦達相當的規模。特別是一六七八年（肅宗四年）以來，已鑄錢「常平通寶」，開始在國內廣泛流行的結果，李朝封建社會內部矛盾愈來愈加劇，封建地主和商人，逐漸把貨幣集中在他們的手中。「可能保先祖之田業而不賣者，不過十之五，每年出賣田地者，估十之八九」。（註二）富豪的財產愈來愈增加，農民的貧窮逐年激甚，釀成日趨高漲的革命情勢。

在經過壬辰衛國戰爭和丙子胡亂後，爲保衛自己祖國而英勇鬥爭的人民，痛恨統治階級軟弱無能，同時他們因戰後國家財政的破產而更加受到殘酷的剝削，因此，他們在各處掀起了反對封建兩班階層和地主的鬥爭。

一七二七年（英祖三年）湖南流民聚集於全羅道扶安邊山半島和月出山，對抗官軍，進行頑強

鬥爭，所以當時領議政李光佐坦白承認：「官軍莫敢捕之，其勢甚熾。」（英祖實錄卷十三）一七三三年（英祖九年）在羅州、珍島等海岸、島嶼地區，起義的農民的勢力非常擴大，甚至鑄造貨幣而使用之。

當時歷史上的年代紀，幾乎每一天都充滿了關於發生「凶書」，和某處出現「掛書」的記錄（凶書掛書指農民檄文）。醉心於私利私慾，不顧國家和人民命運，只以爭權奪利的黨派鬥爭爲所是事的兩班統治者們，對於這樣的危機，不能不表示驚惶悶恐。

由此，當時統治者們，爲了加強日趨崩潰的統治秩序，企圖實施自上而下的部分的改革，如制定法令、整頓財政、實施「均役法」、廢除惡刑等，以緩和人心。但是這種彌縫政策，並不能解決日趨腐敗的李朝封建社會諸系列的內部矛盾。

隨着革命情勢的日益高漲，在當時朝鮮學界上發生一個大變動，那就是實學思想的抬頭。先進的實學思想者，深切地關心自己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對自己的國家的歷史、地理、經濟、文化，特別對有關人民生活的現實問題，加以深刻的研究，同時尖銳地批判當時社會制度，並主張其改革。他們廣求學問，通過中國，輸入天文學、數學等西歐先進科學，並痛斥盲目地崇拜宋儒性理學和離

開實際而專事經典字句解釋的學風。

這個先進的實學思想，是由他們的先驅者磻溪柳馨遠（一六二二年——一六七三年）、星湖李瀷（一六八八年——一七六四年）等不懈的努力創造出來，而到英祖、正祖時期已風行於學界。

與此同時，從來性理學者和「醇正」文學者所極端鄙視的小說文學開始創造出來，以適應一般平民的需要。我國著名的春香傳和興甫傳大概都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

已經過了全盛時期的舊的勢力，為維持它的殘命而作垂死的掙扎，新的勢力開始舉起鬥爭的旗幟。在這樣日趨激化的階級鬥爭的時期，朝鮮古典文學在自己歷史上形成一個燦爛開花的時期。

在這樣人民為反對封建制度而進行尖銳的鬥爭的時期，燕岩朴趾源和兩班統治階級斷絕思想上的關係，經常站在人民的方面，對人民表示同情，並以尖銳的筆鋒，暴露並批判兩班統治階層的腐敗無能及其虛偽的道德和禮教。

特別他的著名作品許生傳，對當時反對封建統治階級的「邊山群盜」，表示很大的同情，並且在他「答丹城縣監（李候）論「賑政文」中，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悲慘生活，和他們憎恨統治階級的激昂的感情。他說：

「概禮者防於未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彼飢民者顏色腫憔，衣靈襤褸，右手執碗，左手執筐，非人非鬼，傴僂就匠，縱盜非法，孰能禁之？頃於晉州之行，歷入省縣，適值賑日，千百飢口齊集門下，而衙門內閉，無一聞者，立馬良久，無路相通。衆男衆女，扶老攜幼，或仰面大呼，或且語且啼，略無顧忌，雜其貌則莫非顛連奄奄之形，察其意則皆有怙終常嘗之態，試有小校來諭：「衆民安粥，出大米多，皆逃爛熟，姑使缩更，俯當招入云，」衆怒齊起，羣攻小校，裂破衣帽，痛加捽毆，無所不至。」

仰近的措置之術，只就是來做不能撫恤飢民，這樣就要找出到而不受迫的人民的力量，去同他們同鬥爭，

燕岩和當時優秀的科學者和愛國的思想家湛軒洪大容，深結交誼；且當時又有文名的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都是跟他學習的實學思想家。他和他們共同主張：如欲救國，必先富民，且又實施能使國家富強起來的經濟方面的改革。爲此，要向外國學習他們在實際生活方面的長處，首先要從北方中國學習其交通貿易從西歐輸入科學和技術。因此當時的人，把他們的主張稱爲「北學派」。

燕岩曾說：「讀書不知實用，還不能算學問，學問之所以爲貴在於實用，如高談性命，極辯理

氣，各是其是，則將有害於學問。」在他說來，離開利用厚生的學問，就沒有存在的價值的。所以，他對於空談「大義名分」，自以爲繼承中國儒學傳統，而把滿淸稱之爲胡，並說它是沒有甚麼可學的妄自尊大的儒者，表示冷酷的譏諷，說他們是井底之蛙。他是在各方面具有淵博知識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但他不願應試科舉，反而嘲笑俗儒輩爲顯身科場而專事記誦詞章之末技。燕岩體格魁梧，性格快活，磊落有丈夫之氣，對於那些崇尚虛禮、專事空談，而榨取人民的膏血來充其私腹的兩班統治階層——不論他是處於官界要路者，或是有權威的學者——進行毫無忌憚的攻擊。他在自己的作品閔翁傳中，通過主人公閔翁的口，把這些寄生虫譬諸蝗虫。他說：「京城大街上有很多蝗虫，他們都長達七尺，頭髮烏黑，眼睛閃亮，口大容拳，……爲害於穀物者，莫有甚於此者，雖欲捕之，根無大策！」因此他雖然是兩班出身，受到當時統治階層的極端蔑視，終身坎坷不遇。

他在正宗初年，由於受到當時執權者洪國榮之迫害，趕頭避身於開城，後來隱居於黃海道金川郡燕岩峽，度其寂寞的生活。燕岩峽是「四圍阻塞，與人家甚隔，行七八里，可聞鷄犬之聲」的山谷。他在這山峽裏，構草屋三間，耕薄田數畝，度其「虎豹之爲隣、麋鹿之與友」的生活，但在他致洪瀚軒書中曾說：「於我心，莫有安於此者。」當然，這並不說燕岩是自樂林泉之隱逸之士。當洪

國榮要謀害燕岩之時，有一個叫白永叔之武人，先知其謀，密告於燕岩。後來他又被當局者所追索，暫時避身於燕岩峽。燕岩對當時亡命生活，表示他鬱憤之心情說道：

「永叔嘗爲我相居於燕岩峽，山深路阻，終日行，不逢一人。相與立馬於蘆葦之中，以鞭指其高阜曰：彼可籬而桑也，火蘆而田，歲可粟千石。試以敲鐵，因風縱火，雉格格驚飛，小麞逃於前。奮臂追之，隔溪而還，仍相視而笑曰：人生不百年，安能鬱鬱木石居，食粟雉兔者爲哉？」

後來，他的堂兄錦城尉朴明源，被任爲祝賀清乾隆皇帝七十誕辰的「入燕使節」的正使，請他爲隨從人員。這正是正宗四年（一七八〇年）六月。他們到達燕京時，清帝因避暑行熱河，所以他們又到熱河去。在這裏，他留宿於太學，與清朝學者尹嘉銓、王民皞等進行談話。在八月間才返回祖國。

在從鴨綠江邊至熱河的數千里途中，他親眼看到中國豐富的物產、繁榮的市街，與車馬船舶的交通貿易之發展，對閉門自守、生產落後的國家前途，深表慨嘆，而欲求其匡救之策。

他對於和我國不同的中國的城壁甚至對燒瓷器的鍋爐，也無不加以很大的注意。常時中國用磚頭築城築爐。他認爲中國的城壁比朝鮮的城壁有兩點好處：第一，磚頭的大小長短都是一模一樣

的，所以比天然石頭，不僅便於築城，而且也便於搬運。第二，用石頭築城，不但費很大的勞動力，而且它的裏面都是石頭子兒和泥土，所以外面雖然整齊而堅固，但其內面不甚堅固，且石灰很容易粘在磚頭上，但不易粘在石頭上，所以石頭雖比磚頭堅固，但因不能貼在一起，倒不如許多磚頭粘成整塊的堅固。

他看到中國燒瓷器的鍋爐以及他們怎樣燒的方法，指出了朝鮮用土鍋燒瓷器的缺點。

燕岩從中國回來經過十三年之後，於一七九三年，將其在中國所見所聞之一切，以散文、紀行文或小說之形式，著作了熱河日記二十六卷，詳述當時中國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等，在我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新的一頁。

燕岩在其晚年，作過安義縣監和沔川郡守，後又被任爲襄陽府使，但因年老辭職，歸家專事著作，於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日逝世，享年六十有九。燕岩在官時，非常廉潔，爲提高人民生活和減輕人民的痛苦，傾注不懈的努力，因而受到人民熱烈的支持和擁護。

燕巖的生平著作，包括了詩、小說、論文、序文、跋文、祭文、行狀文、碑文等。在他的著作裏，充分表現了熱愛祖國和人民的思想，並對腐敗無能的封建統治階層，表示無限的憎惡和忿怒。

他堅決反對在寫文章時專門重視文學技巧的形式主義，強調了文章的目的，在表示自己的意見。他說：「若得其理，則雖家人日常之談話，猶可比於學官，雖崔蔡仲言，亦可附於俳諧。」（註六）因爲他有這種見解，所以他的文章不拘於形式，而以眞實有力而非非有條理爲其特徵。

因此，當時人民眞實的呼聲的反動統治階層，把「熱河日記」，視之爲不「醇正」之書，而禁其傳佈。他死後百年，燕岩的著作成爲一「禁書」。他的孫子朴珪壽，雖曾是有識者，終不能刊行其祖文之全身。一九一一年，由於當時漢詩人金澤榮之編纂在上海刊行了燕岩集十卷，但未包含其全部著作，到一九三二年，包括了燕岩之全部著作，刊行了「燕岩集」六卷於世。

×　×　×

在上面，已簡單地概括了燕岩的生平歷史，現在我們再考察他的世界觀和關於自然科學、政治、經濟的思想及文學的活動。

燕岩認爲：人民生活貧窮的原因，在於：統治階級殘酷的剝削和落後的生產方式。所以他爲研究支配自然界的法則即自然科學，而傾注不懈的努力。他和湛軒洪大容一起以數理說明：地是球

形，地球一轉即爲一晝夜；日星球比日球大，日球比地球大，地球比月球大。

他認爲月光是日光之反射，而對月亮加以說明：「但以吾等塵界想彼月世界，則亦當有物積聚凝成，如今人地一點微塵之積也，塵塵相依，塵凝爲土，塵鎔爲沙，塵堅爲石，塵津爲水，塵煖爲火，塵結爲金，塵榮爲木，塵動爲風，塵蒸氣鬱，乃化諸蟲，今夫吾人者，乃諸蟲之一種族也」。（註七）他在激然學說文中，對於等着天掌求幸運的人，笑其愚昧說：「若有一個性急的人，今天做一個好事情，便老天就給予幸運，明天又說一句好話，要取其代價，老天替不勝其煩，而爲善者亦勞睏的自退。天是公正無私的，因時存自然而不失其序，萬物不違其職，天怎能爲守信義，區區逐物之善惡。」（註八）他認爲天不是由神創造的，而它的本質是屬於物質的，這裏可以說明在他的宇宙觀裏面包含唯物論的因素。由於他有這樣先進的世界觀，他堅決反對了把「修身齊家」、「治心養性」觀之爲社會改進的基本方法的教條主義的觀念論，得出了關於實踐的這樣的一個結論：「有利用後，有厚生；有厚生後，可正其德。」

因爲燕岩具有這樣先進的宇宙觀，所以他雖承認西歐科學技術，但對他們作爲侵略工具而傳佈的耶穌教教理，稱之爲「悖說」，且把他們關於宇宙創造說和天堂說，譏之爲如「佛氏糟粕」（註九）

一樣荒誕無稽。

當時，西歐先進科學技術，和宗教聯系起來，流入我國，因此，有不少的實學思想家受到宗教的影響，但是燕岩堅持反宗教的思想，這是和他關於自然科學的知識一起，應該受很高的評價。

經常深關人民幸福的燕岩，對於爲提高人民生活的社會制度的改革，表示深刻的關心。他說爲政者要注意七個事情：第一要勉勵農桑；第二，要增加戶口；第三，要建設學校；第四，要善施軍政；第五，要平衡賦役；第六，要簡便刑法；第六，要消滅奸詐。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桑、賦役、戶口；最先要首行的是興辦學校

爲甚麼這三個是最要緊呢？他認爲：因爲農桑不繁榮，則學校不可興起，賦役不均，則戶口不能增加，戶口不能增加，則不能治軍政。如能繁榮農桑，均衡賦役，則流浪者可以安居樂業，戶口自然繁殖，軍政自然嚴整，訴訟、盜竊之事自可減少。

爲甚麼要首先興辦學校呢？他認爲因爲爲政與聽訟皆由於學問。但是現在讀學問的人，空談詩書之文句，坐說六藝之項目，而昧於日常生活和現實，豈不寒心乎？

所以，他說：「爲天下者，如有利民富國者，雖其法出於夷狄，而皆當效之。」（註十）他又說：

「我們應改變我國不好的習俗，應力耕、蠶織、燒陶，且又學習工商業，人十能之，己百能之，以謀首先利於民生。」（註十一）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十九世紀我國啓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內修外學」的精神。

他認爲了利用厚生之道，在於商工業和交通之發展。在他有名的小說「兩班傳」、「許生傳」中反映了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他在自己題於「車制」一文中，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思想。他在這裏指出，由於國內貨物不能流通於一個地方，有時乏流通，沒有貿易，這主要爲利用車輛。我國不用車輛，交通頗爲不便。因此「嶺南兒童，不知蝦醬，關東之人以楂代醬，西北的人不知柿子。」他又說：「沿海北部的人拌魚蝦爲肥料，但這個東西，到京城是很貴的，六鎮的麻，北一帶梨，關西的柿，嶺南、湖南的紙，海西的棉、鐵，內浦的魚鹽，都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但這些東西，在其用處的地方非常便宜，而到別的地方價錢非常的貴，甚至連聽不到名字，看不到樣子的人也是很多的。這主要因爲爲政者，對流通貿易不加關心的緣故。以數千方里的國家，人民的產業如此貧窮，這主要因爲國內不用車輛；國內不用車輛，是由於士大夫不通時務之故。平生讀書，以周禮稱爲聖人之書，說甚麼輪人、輿人、車人、輈人，不知其製造的方法和使用的方法，這就是「徒能讀書傳」，

實無助於學問。眞是可憐極了！」他這樣批評之後，詳細地論述了車輛之構造及其製作法和使用法。

把利用厚生視爲學問正道之燕岩，對農工商技術方面也有豐富的知識，這是毫無足怪的。

在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自然經濟的基礎漸趨崩潰的當時，貨幣對促進商品的流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合理地發行貨幣來安定物價，對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實有巨大的意義。

燕岩對貨幣政策，也有明確的見解。他反對一部分學者把貨幣只視爲破壞舊社會經濟基礎和道德秩序的意見，而把貨幣看成爲人民經濟生活不可缺少的流通手段。但是他主張：要調整貨幣，以謀安定物價；爲此，應由政府統制和改革貨幣的鑄造。他又反對政府無謀地把銀輸出國外，他說：「銀貨是最好的財富」。是最好的貨幣，是天下的人看成爲寶貝的東西。但是我國風俗對於使用鐵錢，而不大使用銀貨，所以銀只成物體，而不能成貨幣。假如拿它不能用在中國市場上的貿易，那麼銀的價値將更加低落。每年到北京去的「冬至使」所携帶之銀封超過十萬兩，若以十年計之，則超過百萬兩。用這樣莫大的銀的價値換來的東西，不過是皮帽子。皮帽子過了一個冬天，第二年就不好用。拿出用千年不壞的寶物來換取只能用一個冬天的東西；用採掘有限的財富，輸出一去難返

的外域。這種不合算的事情，世界上不會再有的了。」（註十二）

他又反對政府使「冬至使」用銀換取中國錢來作爲解決饑荒問題的辦法。他主張：實施貨幣改革，以提高貨幣的價格，並削減「冬至使」的人員和他們的經費以防銀的流出。

土地是封建社會基本的生產手段；同時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也表現在土地所有制的關係上。所以燕岩爲了改善人民生活，對土地改革問題，抱着卓越的見解，這在他的論文「限民名田議」中，有具體的說明：

他假定：把自己縣裏的耕地面積按農民的戶數，平均分給他們，並使有農業經驗者，辛勤作業。但在現有制度下，一扣除苛捐雜稅和地租和雜費，那麼，所剩無幾。因此農民以賤價出賣土地，而流離失所。這樣的結果，富者每年坐而得地。因此爲了除去此種厲害，使農民保有自己的田地而安居樂業，應限制土地的個人所有量，以防富豪者兼併土地。

燕岩認爲，富者兼併土地是使農民流離失所的重要原因。他說：「農民每年遇到「豐年的飢饉」，不能養育父母妻子，陷於流離餓死之境，這不是千古有志人士痛歎之事情麼?」因此他又提出了否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方案。

燕岩不僅研究土地政策，而且精通營農方法。他在自己的著書「課農小抄」中，論述了關於農業的古人的學說、每月作業種目、氣候觀測法、營農器具、耕作法、肥料製造和它的使用法，水利灌漑、選種、驅除害虫和飼養耕畜等方法。

× × ×

燕岩先進的宇宙觀，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和在政治經濟方面卓越的見解，是以人道主義精神爲基礎的。關於他同情貧民擁護民權的思想，已在上面略有說明。這裏還要談到關於他站在人道主義的觀點，怎樣反對封建兩班社會無視人權，以虛僞不自然的倫理來拘束人類天性的黑暗制度。

如所周知，在李朝社會，嚴格的身分制度，就是維持和鞏固絕對主義封建秩序的基礎。國王以下兩班官僚階層，是李朝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土豪和吏屬成爲他們的幫助者，君臨於農民、七般公賤（妓女、官奴、驛卒等）八般私賤（和尙、巫覡、私家奴婢、屠夫等）之上，進行殘忍的剝削和掠奪。爲了把這樣的身分制度固定化起來，使身分成爲世襲制，只准在他們的階層裏通婚，甚至限制他們的居住地區。這種絕對主義的封建秩序，在他們的法典——經國大典裏，有明確的規定。

在經國大典中規定：再嫁失行的婦女的子孫和庶孽的子孫，不能應試「文科生員試驗」，妾之子孫不但不能做官，甚至把自己父親也不能喊爸爸，把自己親兄也不能喊哥哥。所以燕岩在擬請疏通疏中，指出嫡庶差別的不當性，並主張其撤廢。他從人生下來沒有甚麼貴賤差別的立場出發，展開了自己的理論。他舉出很多實例，論證當時嫡庶差別制度是「悖天理背人情」的惡法。他說明：由於這個惡法的施行，很好的人才不能起用。如在壬辰衛國戰爭中英勇鬥爭的李山謙、洪季男等和在「丙子胡亂」中奮戰於南漢山城之權井吉等愛國烈士的業績，皆因其出身庶孽而不能顯揚於世，這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應該是迅速改正的。

在甲午農民戰爭的口號中，也主張：奴婢賤人的解放和青春寡婦的改嫁。所謂「烈女不更二夫」和「改嫁子孫不得任正職」的封建社會的倫理規範，使怎樣年青的寡婦，也不能改嫁而終其一生，甚至發生很多自殺者。但封建士大夫讚揚這些自殺者爲烈女。燕岩對不許改嫁，表示深刻的譏諷。他在烈女咸陽朴氏傳，引用了如下的故事。

「昔有昆弟名宦，將枳人淸路，議于母前，母問奚累而枳？對曰：其先有寡婦，外議頗喧，母愕然曰：事在閨房，安從而知之。對曰風聞也，母曰風者有聲而無形也。目視之而無覩也，手執之

而無獲也，從空而起，能使萬物浮動，奈何以無形之事，論人於浮動之中乎？且若乃寡婦之子，寡婦子尚能論寡婦耶？居，吾有以示若，出懷中銅錢一枚曰，此有輪廓乎？曰無矣。母垂淚曰：此汝母忍死符也，十年手摸磨之盡矣。大抵人之血氣根於陰陽，情欲鍾於血氣。思想生於幽獨，傷悲因於思想，寡婦者幽獨之處而傷悲之至也。血氣有時而旺，則寧或寡婦而無情哉。殘燈弔影，獨夜難曉。若復簷雨淋鈴，窗月流素，一葉飄庭，隻鴈叫天，遠鷄無響，穉婢牢鼾，耿耿不寐，訴誰苦衷？吾出此錢而轉之，遍模室中，圓者善走，遇域則止，吾索而復轉，夜常五六轉，天亦曙矣！十年之間歲減其數，十年以後，則或五夜一轉，或十夜一轉，血氣既衰，而吾不轉此錢矣。然吾猶十襲而藏之者二十餘年，所以不忘其功，而時有所自警也。遂子母相持而泣！」

燕岩的嫡庶平等和士農工商平等的主張，雖然還沒有脫出封建的範圍，但在當時，反映了新的社會勢力的希望和志向。

抱着實學思想，而論述自己見解的人不只是燕岩一個人。但是把根據自己先進的思想來考察的現實，像燕岩一樣很生動地表現在文學作品裏的人是很少的。他的作品被世人廣泛愛讀，例如有名的許生傳、兩班傳、虎叱、馬駔傳、穢德先生傳、閔翁傳、廣文者傳、金神仙傳、虞裳傳、鳳山學

[illegible]傳十篇小說相與大[illegible]，[illegible]當時官吏之搜索焚燬之，其本文未傳於世。」其外又有「叢石亭觀日出」和「田家」等許多詩篇。

燕岩生長於把小說視爲淫書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居然能夠寫小說，這一點也看出他的革命性。他通過自己的作風，辛辣地譏笑兩班階層虛僞的道德觀念及其腐敗的生活，同時宣告他們最後沒落的[illegible]，[illegible]階級表示無限的同情，因表示自己要改革社會制度的思想

在有名的[illegible]中，描寫了不事勞動而讀「三綱五倫」的兩班，因欠了官糧，沒有辦法償還債，只好向一個富民[illegible]賣給富者，跪下來磕着頭，出賣兩班的權利。在這個作品中，燕岩對兩班階[illegible]的富人的形象，[illegible]代表民階層的出現。他通過兩班的醜態的形象，揭穿了兩班階層的虛僞腐化和剝削人民的無恥的行爲，並宣佈兩班階[illegible]沒落的自己的身分和地位。

在許生傳中，描寫了用兩三次貿易獲取百萬財富的許生，並通過許生的嘴，熱烈主張[illegible]加強經濟及文化的聯系，要打破門閥制度，實行國際通商政策，派遣外國留學生，改良衣冠制度等的許生的形象，集中地表現了燕岩的理想及其思想的進步性和限制性。

許生到濟州島去，獨佔朝鮮冠巾的原料——馬鬣，一下子賺數萬金之利。他得老船夫的引路，爲尋找樂土，來到了位於沙門和長崎之間的無人島。這時在邊山，聚集數千羣盜，官軍莫敢捕之。許生找他們去，而他們問：「君等有妻乎？」曰無。又問其有田，則羣盜大笑曰：「若有田有妻，胡爲作盜賊乎？」

於是，許生給他們娶妻買牛，領他們到無人島，建設理想的樂土。這裏除了對年長者表示尊敬的禮節外，既沒有階級鬥爭之差別，又沒有耕稅徭役之負擔，眞是個完全平等之社會。這個社會就是燕岩理想中的社會。

雖然辛勤勞動，但是因爲遭到地主官僚輩的各種剝削，結果，免不了流離乞食的生活，最後，挺身而起，襲擊他們的怨府——官府，不得已變成爲羣盜，燕岩對他們表示熱烈的同情，而且要想盡辦法來拯救他們。但是，因爲當時新的社會力量，還沒有形成其鞏固的基礎，因而，燕岩眼光也不能超過歷史的限制性，要在和革命不同的道路上求出路。

但是，儘管如此，以農民起義爲作品內容的，在當時，除了許生傳以外是沒有的。這個作品通過了許生的獨佔商人行爲，如實地反映了當時商業資本，特別是貴金屬的貨幣技能逐漸發展的經濟

情形。在這裏許生又說：「後世統治者如或用我的方法，即獨佔商人的行爲，將有害於國家。」這就表明了由於當時特權商人的操縱物價的行爲，而引起破產、貧窮和飢餓的農民的見解。

在穢德先生傳中，作者描寫了，選擇村裏的糞肥來維持生活的職業者，說明：人不應依身分、財產和職業來分其貴賤，而應依其所作的事情是實用的還是虛僞的來加以評價。在馬駔傳中又主張：假如有一個人出身的身分很高，財產很多，但他專事阿諛和虛禮，則那他就是無用的俗物；雖然他的身份低，生活貧窮，但他所作的事情是實際的，那麼他是比士大夫更高貴的人。

綜合上述作品，它們抨擊了日趨沒落的封建社會，提出並解決了新的社會問題，同時它又承繼和發展了國內諷刺文學的新的傳統。

反映反對統治階級的過去人民的創作，無不具諷刺的形態，表現其憎惡和嫉視的感情，但是燕巖的文學是它的集大成，它的描寫現實生活的真實性，和思想目的的傾向性及藝術技巧，在朝鮮諷刺文學史上開闢了新的時代。

和許生傳一起收錄在熱河日記中的虎叱門，是以辛辣尖銳的諷刺和暴露出名的卓越的作品。在這個作品中，作者故意地借用了中國的題材。「鄭之邑有不屑官之士曰北郭先生，行年四十，手自校

書者萬卷，敷衍九經之義，更著書一萬五千卷。天子嘉其義，諸侯慕其名。邑之東有美而早寡者曰東里子。天子嘉其節，諸侯慕其賢。環其數里而封之曰：東里寡婦之閭。東里子善守寡，然有子五人，各有其姓。五子相謂曰：水北雞鳴，水南明星，室中有聲，何甚似北郭先生也？兄弟五人，迭窺戶隙。東里子請於北郭先生曰：久慕先生之名，今夜願聞先生讀書之聲。北郭先生整襟危坐而爲詩曰：鴛鴦在屏，耿耿流螢，維鬵維錡，云誰之型，興也。五子相謂曰：禮不入寡婦之門，北郭先生賢者也。吾聞鄭之城門壞而狐穴焉。吾聞狐老千年，能幻而像人，是其像北郭先生乎？相與謀曰：吾聞得狐之冠者家致千金之富；得狐之履者，能匿影於白日；得狐之尾者善媚而人說之。何不殺是狐而分之？於是五子共圍而擊之。北郭先生大驚遁逃，恐人之識己也，以股加頸，鬼舞鬼笑，出門而跑，乃陷野窖，穢滿其中。攀援出首而望，有虎當徑，虎噦噦嘔哇，掩鼻左首而噫曰：儒乎臭矣。北郭先生頓首匍匐而前，三拜以跪，仰首而言曰：虎之德其至矣乎！大人效其變，帝王學其步，人子法其孝，將帥取其威，名並神龍，一風一雲。下士賤臣敢在下風。虎叱曰：毋近前，曩也吾聞之，儒者諛也。果然！汝平居集天下之惡名，妄加諸我，今也急而面諛之，將誰信之耶？夫天下之理一也，虎誠惡也，人性亦惡也，人之性善，則虎之性亦善也。汝千語萬言，不離五常，戒之

劓之，恆在三綱、然都邑之間，無劓無趾，文面而行者皆不遜五品之人也。然而徽墨斧鋸，日不暇給，而莫能止其惡焉。而虎之家自無是刑。由是觀之，虎之性不亦賢於人乎？虎不食草木，不食蟲魚，不嗜麴蘗悖亂之物，不忍字伏細瑣之物，入山獵麕鹿，在野畋馬牛，未嘗爲口腹之累飲食之訟。虎之道豈不光明正大矣乎？」

虎這樣叱責之後，把北郭先生規定爲天下之巨盜，仁義之大賊。北郭先生連連磕着好幾百個頭，向老虎求饒，過了好久，也沒有回答，北郭先生抬頭一看，天已經亮了，老虎也不知到何處去。有一個到田裏來的農夫，向北郭先生問：「先生這麼早到田裏來，拜天跪地幹甚麼？」北郭先生答曰：「吾聞之，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這樣，作者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把北郭先生描寫爲卑鄙阿諛的典型的士大夫，諷刺地揭穿了在他們虛僞的禮教裏面所包括的無恥與惡的勾當；同時，作者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對統治階級對人民實施劓鼻、刖趾、紋面等各種殘忍的惡刑，表示無限的憎恨，並喊出抗議的呼聲。

燕岩的一切作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赤裸裸地揭穿封建統治階層的罪惡，並表現人民對他們的憎惡和憤恨。

他的諷刺文學，能夠深刻的反映現實社會的黑暗的側面及其腐敗的現象，並提出了未來的理想，這由於他在當時抱有進步的思想。他的諷刺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是和高度的思想性結合在一起的。

燕岩主張：學問的目的在於富國利民。他是在我國思想史上開闢新的紀元的有功勞人之一，同時，以自己諷刺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對朝鮮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言行不一致的兩班士大夫當成諷刺嘲笑的對象，發揮其淋漓盡致的筆法。

他深刻地批評假飾和虛僞，並爲改善人民生活，提出了許多問題。

燕岩看到了封建統治階級寄生蟲的生活和人民悲慘的貧窮生活，和兩班階級脫離思想上的關係，而站在人民的立場，作爲人民利益的擁護者而貢獻其一生。他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的和愛國主義的思想，對於培養近代朝鮮的新的革命勢力，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雖然他的先進思想，帶着唯物論的及革命的性格，但是由於當時社會經濟條件尚未成熟，未能成爲組織和動員人民大衆的力量。但是，他那站在人民的立場反對統治階級和要富強祖國的高貴的思想和著作，直到如今仍然成爲我們人民寶貴的遺產。

（註 一）燕巖集第三「大王資憲大夫知敦寧府使贈謚章簡公府君家狀」

（註 二）燕巖集第六卷「限民名田議」

（註 三）燕巖集第二卷「答洪[illegible]輯」

（註 四）燕巖集第一卷「贈白永叔入麒麟峽序」

（註 五）燕巖集第十二卷熱河日記中「避暑錄」

（註 六）燕巖集第一卷「騷壇赤幟引」

（註 七）燕巖集第五卷「[illegible]」

（註 八）燕巖集第八卷「金神仙傳」

（註十 十一）燕巖集第十二卷熱河日記中「渡江錄」

（註十二）燕巖集第一卷「賀金右相履素書」

楚亭朴齊家

洪起文

一

十八世紀末葉，在洪湛軒、朴燕岩的影響下，我國湧現了許多實學派的人物，如炯庵李德懋、冷齋柳得恭、楚亭朴齊家等，其中「北學議」的著者朴齊家是最直接地繼承洪湛軒和朴燕岩的進步的思想的人。

楚亭、李炯庵、柳冷齋等是當時兩班家門的庶子。由當時李朝之惡習，兩班階級一切權力只由嫡子繼承，庶子是完全被除外的。

在李朝初期幾乎待之如奴婢的庶孽，從十六世紀後逐漸形成特殊的階層，和奴婢一樣沒有應試科舉的資格。到十八世紀中葉，成大中以庶子而考上文科，但賤待庶子的惡習慣毫無改變。因此出

身庶子者，雖有學識與才能，而終不得出世救仕之路。因此他們對兩班制度和階級差別，表示不平不滿，而追求自由和平等，同時，同情被壓迫被剝削的庶民和農民。世稱為許筠作品的「洪吉童傳」，就是反映這些人物的思想傾向。楚亭、炯庵、冷齋等，都放棄保守的態度，而參加當時先進的學派——實學派，他們的這種思想動機，是和他們的身份絕對有關係的。

楚亭是密陽朴氏，字曰次修，又稱在先；他的號有好幾個，如：貞蕤、葦杭道人、楚亭。但世皆以楚亭稱之。他生於一七五〇年（英祖二十六年），是朴守廣（在仁祖時他和潛谷——金堉，主張車的使用和錢幣之鑄造）的玄孫，但因出身庶子，故在其社會活動方面，受致命的打擊。

但是當時國王（正祖）愛惜人才與學者，特別重視楚亭的才藝，任命庶子出身的楚亭、李德懋、柳得恭、徐理修四人為當時新設於宮中之圖書館（奎章閣）檢書，使從事考證工作，這就是世間有名的四檢書。

楚亭與李德懋、柳得恭、李書九等深結友誼，且選輯他們四人少年時代所作漢詩一卷，名為「韓客巾衍」，而贈送中國著名的文人，得其很高的讚揚。從此，楚亭的詩名，著於國際上，且四詩家的名聲留於後世。在這四個詩人當中，只有李書九不是庶子出身，所以後來他官至宰相。他願意

和他同時的楚亭、李德懋、柳得恭三個人共同出詩集，這是因為他們四個人，都是朴燕岩的門生，都繼承他的學術思想。

楚亭、李德懋和柳得恭等三人，在奎章閣檢書時，他們的老師朴燕岩寫信給他的親友洪軒說：「炯楚之被選用，是很稀奇的。」（炯指炯庵，楚指楚亭）他又繼續說道：「三人見用，均是一例。其平生遊從也同，志趣也同，自中猜怨頗多，近者尤甚云。無足怪者。斷無辨[illegible]，[illegible]誤，[illegible]取[illegible]，[illegible]開中[illegible]，尤當息交謝飲，專精校閱，而浮華者日噪其側，欲進黜[illegible]，[illegible]假然者，已具一書報知此意，而炯也自爾細心，能自防愼，楚也太銳自用，則安能知之？」

在這信的開頭所說的三個人，當然指朴楚亭、李炯庵、柳冷齋等三個人。從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到燕岩對炯庵和楚亭加以怎樣深切的關心。特別指出楚亭的性格甚為尖銳，這就是因為楚亭銳利地觀察當時社會不合理的現象，並採取批判的態度。

楚亭崇拜當時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朴燕岩，且燕岩也把楚亭認作是他的優秀的門徒。在燕岩集中有許多關於楚亭的話，這就可以證明他們師弟間的關係怎樣密切。例如在燕岩作楚亭集序中

說：「朴氏之子齊雲（楚亭青年時代的名字）年二十三，好作文，號曰楚亭，從我讀書已有一年云」

二

楚亭曾前後三次，隨從使節團到北京去，和當時中國文化人和學者進行談話，從各方面詳細考察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對當時輸入到中國來的西歐文化，也加以深刻的注意，把其優秀的東西輸入我國，以求促進建設我國富强的祖國。

楚亭的著作並不很多，除了收集他的詩和散文的「貞蕤稿略」外，只有「北學議」抄本傳於世，此書分論二十六個大題目和五十三個小題目，其不過一卷書，但它的內容，可以充分決定楚亭實學思想家的地位。

「北學」一是意味着向北方學習，是借用孟子中有陳良者北學中國的句子，主張到中國去留學。到中國去要學的東西並不是學佛的東西，而是要學習關於宮殿、養蠶、畜牧、水利方面的技術。

在李朝前期發文化上昌明期，即李朝初期，國王世宗曾欲派遣中國留學生，但被明朝所拒絕。世宗需要知道外國的文化，向老而歸國的明朝的宮女問中國的音樂，又向流配於遼東的黃瓚，和到

朝鮮的中國或者說應該學習中國的[illegible]的。但是十六世紀以後，兩班社會的矛盾愈來愈增加，特別是經過一五九二年日本之侵略與一六三六年滿族侵略後，這個矛盾愈趨激化。因此兩班階級閉關自守，企圖封鎖人民的耳目，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及至滿族入主中國後，兩班階級又提倡孔子春秋義理說，[illegible]，以求把它的愚民政策合理化起來。他們說現在中國已變成夷狄，中國文化的眞正的精[illegible]，所以被夷狄統治的中國是沒有甚麼可學的，如欲學習，那是在大義名分上決不能容許的。[illegible]這種的主張，隨着十八世紀天主教勢力從中國進入我國而更加堅決了。

[illegible]，提倡北學議當然是有進步意義的。自李朝初期以來，兩班階級一貫所標榜的就[illegible]這就是孔子、孟子和朱子等所說的法。在這種標榜下，這[illegible]中國古代禮法。但是，楚亭在北學議中所說的，並不是要學習朱子家禮和小學等，而是要[illegible]、養蠶、畜牧等有關實際生活的知識。用實學派的話來說，就是要學習「利用厚生」之道，而增加物質的生產來豐足人民的生活，並不是要無條件地崇拜「先王之法」來模仿中國。

關於朴楚亭的思想、主張和信念，在他一生崇敬的老師朴燕岩的言論中，我們也可以得明確的概念。燕岩在其「北學議序」中寫道：

「學問之道無他，有不識，執途之人，而問之可也。僮僕多識我一字，姑學汝。恥己之不若人，而不問勝己，則是自錮於固陋無術之地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孔子曰：吾少也賤，多能鄙事。亦耕稼陶漁之類是也。雖以舜孔子之聖且藝，即物而窮巧，臨事而製器，日猶不足，而智有所窮，故舜與孔子之爲聖，不過好問於人而善學之者也。吾東之士，得偏氣於一隅之土，足不蹈函夏之地，目未見中州之人，生老病死，不離疆域，則鶴長烏黑，各守其天，蛙井蚡田，獨信其臆，謂禮寧野，認陋爲儉。所謂四民，僅存名目。而至於利用厚生之具，日趨困窮，此無他，不知學問之過也。如將學問，舍中國而何？然其言曰：今之主中國者夷狄也，恥學焉。並與中國之故常而鄙夷之。彼誠薙髮左衽，然其所據之地，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函夏乎？其生乎此土之中者，豈非三代以來漢唐宋明之遺黎乎？苟使法良而制美，則固將進夷狄而師之，況其規模之廣大，心法之精微，制作之宏遠，文章之煥爀，猶存三代以來漢唐宋明固有之故常哉！以我較彼，固無寸長，獨以一撮之髻，自賢於天下曰：今之中國，非古之中國也。其山川，則罪之以腥羶；其人民則辱之以犬羊，其言語則誣之以侏離；並與其中國固有之良法美制而攘斥之，則亦將何所倣而行之耶？余自燕還，在先爲示其北學議內外二篇。蓋在先先余入燕者也。自農蠶畜牧、城郭、宮室、

舒車以至瓦礫茶尺之制，莫不目數而心較。目有所未至，則必問焉，必有所未喻，則必學焉。試一開卷，與余日錄，無所齟齬，如出一手。此固所以樂而示余，余之所欣然讀之三日而不厭者也。噫！此豈徒吾二人者得之於目擊而後然哉。固常研究於兩屋零簷之下，抵掌於酒爐燈灺之際，而乃一驗之於目爾。要之：不可以語人，人固不信矣，不信則將怒我，怒之性由偏氣，不信之端在乎山川」

另外，燕岩在其熱河日記渡江錄中，關於楚亭寫有如下的一段。

「我曾與次修，同論築城制度。傍邊有人說：『磚頭的堅固，怎麼比得上石頭呢？』次修倒大聲說：『說磚頭比石頭好，並不是說一個磚頭，是比一個石頭好的。』這可以說不可動搖的正論。」這裏說次修，就是指朴楚亭。在上面引用的燕岩著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楚亭之思想面貌。

三

兩班階級對燕岩楚亭等這樣的思想表示憤怒，是由於他們重視利用厚生之道。是由於他們利用厚生之思想危害了兩班階級的根本的存在。楚亭在北學議中用「談儒」的題目，大膽地說：所謂儒

家，自百年前，幾達人口的一半，在科場上奔走的人，已達十萬。應該使這些人，都從事農業和生產。因爲屬於不事生產的兩班階級的人太多，招致了國家的貧窮，這在洪湛軒林下經綸中已有所述，但不如楚亭那樣痛快地說明其解決之方法。楚亭在其「通江南浙江商舶議」中說，朝鮮國小民貧，國內生產甚爲不足，所以應與中國南部通商，來求經濟的繁榮。他對商業，特別對海上貿易加以很大的關心，這可以說楚亭比當時許多實學者，更加表示新的傾向。他在北學議中說：我國三面環海，西與登萊不過隔直線六百餘里，南海方面與吳越相望。所以在高麗時，宋之船隻，七天可達禮成江。但李朝四百年以來，沒有一隻外國船進入外國，這是要不得的。楚亭舉出關於倭的國家和中國南部通商而獲利的實例後，主張：朝鮮應與中國通商，以繁榮其經濟。

一七八九年，正宗向各道各郡，徵求關於發展農業的意見時，任永平縣令的朴楚亭將其寫作北學議獻給了國王。

他和洪湛軒、燕岩一樣，對兩班寄生蟲的生活，表示憎惡，主張一切人民都從事生產。他雖然主張海上貿易，但也不是重商主義者。他的思想雖然有歷史的限制性，但是在當時，是站在進步的立場上的。

四

由於正宗的登用，李炯庵、鄭冷齋、朴楚亭三人初爲檢書，後任縣長。但他們對社會現實的不平，是一些也沒有變的。在南公轍「金陵集」「朴山如墓誌銘中」，寫有如下的一段：

「我曾從燕岩朴美仲（美仲燕岩之字），會於山如之碧梧桐亭，李炯庵與朴楚亭皆在座。那正是閒雨的月夜，燕岩徐讀其熱河日記，炯庵與楚亭，皆圍座靜聽。這時山如向燕岩說：「先生的文章果然好，但其文體如小說，有害於正當的文體。燕岩醉中答曰：「非爾所知也」而繼續讀下去。山如亦醉起，欲執燭燒其書，但爲我勸阻而止。燕岩遂怒而臥席，這時炯庵畫一幅蜘蛛圖，楚亭以草書寫飲中八仙歌於屏風。我說字畫都很好，需要有燕岩的跋文。我這樣要解燕岩的怒氣，但燕岩依然怒而不起。翌日天曉，燕岩整襟端坐，呼相如曰：「我因久窮於世，欲借文才，以洩心中之不平，是悶戲而爲之，非樂而爲之。相如和元平（南公轍之字）皆年少有才，爲文不可學余，應以興起正當之學問爲己任，以謀後日爲輔佐王廷之臣。我將爲君等飲罰酒也。請能舉杯盡飲，並勸炯庵楚亭舉盃，相與大醉而樂。」

我們在這一段中可以看到燕岩對相如的譏諷以及他們當時進步學者不遇和不平的心情。這雖然是朴楚亭作官以前的事情，但是在他作官以後，燕岩在其致友人書中寫道：

「在先（指楚亭）棄官歸家後，相過幾次？他旣失其甘苦與同之妻與其平生知友——炯庵。茫茫此世淒涼孤獨，不見可知。此豈非天地間之窮人乎？噫！悲哉！」

朴楚亭之孤獨淒涼，並不僅爲其喪妻亡友。燕岩說他是天地間之窮人，這就暗示：他的思想、學說與性格皆不容於世。這個信大概寫在炯庵逝世時——一七九三年，其後十二年，燕岩亦逝世。據說燕岩逝世後，楚亭悲傷過甚，遂一病不起。

朴楚亭不僅學問淵博，思想進步，而且善於詩和書畫。近代朝鮮的實學者兼金石文學者，詩書的名筆秋史金正喜就是楚亭之門生。

茶山丁若鏞

崔益翰

一

丁若鏞，字美庸，係羅州丁氏。他的號有很多個，如俟菴、與猶堂、茶山等。他在流配康津時，因其地多產茶，所以號曰茶山。他於一七六二年（李朝英祖三十八年——壬午年）六月十六日，生於京畿道廣州草阜面馬峴里——現今楊州郡瓦阜面陵內里，是丁載遠的第四個兒子。

他的父親以南人黨系，曾歷任地方長官，表現了優秀的政治才能。後來茶山以吏才有名，是由於他繼承了父親的傳統。他的父親看到莊獻世子的慘死——當時兩班進行黨派鬥爭的結果，即棄官歸家，這時適生茶山，所以把他的小名稱爲「歸農」。茶山的母親（海南尹氏）是歌詞大家、南人黨

係的名士孤山尹善道之後孫，是以書藝與博學有名之謙齋尹斗緒之孫女。所以世稱茶山之容貌有點像他的外曾祖，而且他的實學也曾受到了外家學風的影響。

茶山才傑絕倫，七歲作詩曰：「小山蔽大山，遠近地不同。」他的父親，說他有數學的才能，而將為詩興。他在十餘歲的時候，專攻儒教經典與性理學說，能通漢詩漢文之作法，對科舉文體，也有相當的造詣，特別他有少年詩人的名聲。

他的仲兄若銓，三兄若鍾與姊夫李承薰都是有學問的名士，對他的學問研究，都給予很大的幫助。

他在十五歲的時候，與武班承旨洪和輔之女結了婚。這時，國王正祖新即位，逐漸起用保護他的父親——莊獻世子和們自己的時派。因為茶山的父親也是屬於時派，所以重新用仕，因而他也隨着他的父親住在京城。他在十六歲的時候，看到了星湖李瀷的文集，開始志向實學方面。他又追從星湖之從孫李家煥與其門生權哲身、蔡濟恭、李承薰等，並與朴燕岩門生李德懋、朴齊家等互相交遊，提倡十八世紀我國新的學風。

他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從其友人——有名的博學家曠菴——李檗，聽到了關於基督教——天主

教教理，且他的姊夫李承薰，隨其父親李東郁出使中國而到北京去，訪問天主教堂，從西歐傳教師，帶回了關於教會書籍、天文、數學、西歐風俗記、地平儀、望遠鏡、時計等。對此茶山兄弟，開始進行研究。

茶山在二十二歲的時候考中了進士，二十八歲的時候又考中了文科，受到國王的寵愛，很有被提拔的可能。但是他的性格很剛直，不願求媚於執權者，三十三歲的時候，他又被任爲弘文館修撰，後又任京畿道暗行御史，彈劾那些腐敗大官和守令們貪污瀆職之事件，因此受到反對派的不斷的陷害。[illegible]國王因爲這種關係，爲了保護茶山的將來前途，沒有給他昇任高的官職，只使他留在承旨參議等的中等官職。但是在內面裏，國王使他和南人黨系——時派重要人物蔡濟恭、李家煥等一起，共謀進行爲加強王權，逐出謀害自己父子的僻派（主要是西人老論黨派的一部），改善政治的秘密計劃；且茶山的反對黨派——僻派，把天主教稱爲邪教，把西歐科學稱爲邪學，並把茶山兄弟和李家煥、李承薰等稱爲邪教邪學之首魁而向國王告狀的時候，國王老是採取辯護調和的方針，保障他們的安全，有時故意使茶山等一派出任地方官職，以避反對黨派的攻擊。茶山在三十四歲的時候，以兵曹參議出爲衿川（忠淸道洪州）察訪，三十六歲，以兵曹參知左副承旨出爲黃海道谷山

府使，這都是國王爲緩和反對黨之攻擊而所採取之措施。

如上所述，茶山曾研究天主教理和西洋科學。當時，朝鮮封建社會正日趨腐潰。自詡教化萬能的儒學，已變成爲空理空談，對人民的現實生活問題，絲毫也沒有解決的辦法；而且儒學者在道德上腐敗墮落的行爲，從一般人民中完全失去了他們的威信。富有理性和批判精神的青年丁茶山，自然把他的眼光從日趨沒落的場面，轉向富有科學性的新的方向。在茶山的好幾個兄弟中，除了他的三兄丁若鍾成爲熱烈的信教者，任朝鮮天主教明道會長外，茶山自己和他仲兄若銓，起初和教會取了聯絡，看到了西歐書籍，並聽到了各國的情形，但是不久他們知道天主教理之虛妄，完全放棄了信教者的態度，只對西歐傳教師們所攜來的各種新科學及技術品如天文、曆法、數學、醫學、生物學、地球儀、望遠鏡、鐘錶等，加以深刻的研究，以謀對自己祖國的富強發展作出貢獻。

當時國王正祖，不僅特別信任南人——時派人物，而且他在李朝歷代帝王中是最有學問的人之一，在政治方面很有能力，容許學術信仰之自由，提倡科學和技術，優待文人學者，企圖改善國家政治。因此茶山，爲了利用國王的這些長處和他的權力，以謀在某些程度上實現他們新的理想。

當時受到正祖特別保護的時派信教者——丁若鍾、權日新、黃嗣永（茶山侄婿）暗中進行地下工作，

用國文翻譯「聖經」，組織教會，把中國人傳教師周文謨，請到國內來，以擴張教會的勢力。（一七九五年——正祖十九年）

探聽這個動向的反對派——西人老論僻派，用各種方法，企圖謀害他們。在正祖在位二十四年間，關聯西學事件，前後共發生四五次，這都是爲謀害李家煥和丁茶山兄弟之「僻派」所製造出來的，但是由於正祖之保護，茶山一派依然沒有發生甚麼嚴重的問題。

但是到一七九九年，領議政蔡濟恭，因病逝世；第二年國王正祖亦逝世。於是反對派利用僻派擁護者貞純金大妃垂簾聽政之機會，企圖一舉清滅自己的政敵。在第二年（一八〇一年——純祖元年）沈煥之、金觀柱、權裕、金達淳等西人僻派的首腦分子與其部下洪樂安、李基慶、睦萬鍾、姜浚欽等，散佈謠言，把前領議政蔡濟恭規定爲邪教逆黨的保護者，而追奪其官職，同時，把李家煥、李承薰、丁茶山等許多先進人士，指爲邪教徒，而進行嚴重的迫害，這就是所謂「辛酉教獄事件」。

同年二月，當時反動政府逮捕茶山一派。他的三兄丁若鍾，以教會主謀者被判死刑，他的仲兄若銓流配於新知島，茶山流配於長鬐。同年十月頃，黃嗣永又被逮捕，發生「帛書事件」（要求法國

軍艦的示威和清朝的干涉，以謀獲得信教自由，且由於洪樂安、李基慶等謀害，茶山和他的仲兄，再被逮捕僅免於死，仲兄被流配於黑山島，茶山流配於康津。

這時茶山的反對黨，爲了殺害他，一定要他證明其三兄若鍾「叛逆」，進行嚴刑拷問。但他泰然自若地說出了他的有名供詞：「君可欺乎？君不可欺；兄可言乎？兄不可言。」然後，拒絕了一切答辯，使審判官爲之感服。且茶山任谷山府使和黃海道暗行御史時，對治民治獄，大有功勞，因此，人民對茶山的投獄，表示不滿而要求釋放；特別是，當時 新進學界要求釋放茶山之輿論，甚爲沸騰，因此他的反對黨，亦不敢殺害他，而處以流刑。

正祖去世以後，在流配地度過了十八年苦難的生活。但他不僅堅持他的信念和志操，同時通過他龐大的著作，從各方面發表了他的進步的愛國思想。這時純祖的岳丈金祖淳，從僻派手中奪取政權，正在進行所謂「壯洞金氏戚權政治」他爲了收拾人心，把茶山從其流配處放歸家鄉。

茶山在解除流刑之後，完全謝絕官界，專事學問之研究和著述之完成。他在正祖在位時，已與天主教會斷絕關係，但他秘密實閱讀了他們所輸入的關於世界情勢和西歐科學的書籍，不斷地研究和論述了有利於祖國和人民的各種問題。他求得種痘之方，藏於自己文庫之中，把西歐醫學教給自

已的兒子——丁學淵，把西歐營農技術，傳授給南倉敎。

他在一八三六年（憲宗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結束其苦難之一生，享年七十有五。在他逝世七十四年之後，一九一〇年（隆熙四年）七月十八日，即日寇併吞我國的直前，李朝政府爲表示尊重當時社會人士的輿論，向茶山追贈「正憲大夫奎章閣提學」之職，並贈諡曰文度。

在共達五百餘卷的他的龐大的著作中，如「牧民心書」、「欽欽新書」對地方官吏和裁判官，是絕對必要的參考書，所以這兩種書，在茶山逝世後，打破黨派的障壁，而被廣泛地傳佈。如「我邦疆域考」「大東水經」、「雅言覺非」、「經世遺表」內一部在一九一〇年亡國直後，經張志淵的校閱，由光文會書店和其他書店出版而廣佈於世，但也未能包括茶山學說的全貌。及至一九三三年，經過三年來「新朝鮮社」權寧囊的努力，把茶山後孫所保存的「茶山全集」，縮減爲七十六卷而刊行於世，這就是現行「與猶堂全書」。

但是這個全書，也不能包括茶山的全部著作，特別是關於他非合法的著作——已被遺失的部分。不僅如此，其刊行於世者，也因各種俗學的論評，而歪曲了原意。今後只有依靠馬列主義的批評，才能正確分析和說明這偉大的進步思想家的學說。

二

丁茶山的實學思想是以科學的知識爲基礎而成長發展起來的。他從少年時代，對數學、力學、光學、生理學、醫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達到了相當的水平——按着當時水平說起來。他在機械學方面，也有深刻的研究。他在二十八歲考中文科的那年冬天，幫助政府，製定了關於爲便利首都交通的架設漢江船橋的設計，以使其工事容易進行，他在三十一歲任弘文館修撰時，國王使他提出關於建築華城——水原城的工事的計劃。他受到這個命令，不僅製定了設計圖，而且還創造了起重機、滑車、鼓輪等，使建築工事費，節省了四萬兩的巨款，受到國王的讚揚。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的水原城壁及其宏偉的南大門，都是丁茶山機械學的結晶。

科學者丁茶山，對社會發展，強調了技術的重要性。他認爲在宇宙萬物之中，人之所以爲貴，並不是由於甚麼道德和倫理——如從來儒學者所主張——而是由於人能使用工具和發明技術。這在他的宇宙觀中是重要的唯物論的因素。

他又說：「一個人智慮的發展有限度，而技巧的研究亦有次序，所以雖聖人，也不及羣衆的共

同討論，雖聖人也不能一朝求盡善盡美。因此，人愈多，技藝愈益精美；時代愈新，技藝愈益奇妙。」這樣，他說集體主義比個人主義的優越性，並反對保守主義，而主張社會進化論。

他堅決地反對擁護貴族特權和把它神秘化合理化起來的一切迷信和命運說。例如：對古代點星術、河圖洛書、陰陽五行說、讖緯說、天干地支、四柱八字、風水說、相術等違反科學、有害民生的一切東西，進行科學的批判和毫不容情的抨擊。

他在相論中說：人小的時候，大概都很漂亮，但是人長大了，隨着職業的差異，而習性亦各不同，且隨着習性的不同，相亦變遷。可見人的相貌不能決定人的富貴貧賤和吉凶禍福，相反地人的富貴貧賤和吉凶禍福，決定人的相。他這樣根據唯物論的見解，堅決暴露了全國把人民完全屈服在宿命論的威力下的觀相術。他又說，爲了使落後的農民打破迷信，只有把打破迷信的工作和農民日常的利益互相聯系起來，才能發生效力。所以他主張：對農民廣泛使用的曆書，應取消以天干、地支說演繹出來的擇日、禁忌、年神方位等之記註，而代之以根據農業經驗而細密的調査和研究的某月某日種某穀某菜爲適宜的記註，甚至對家畜飼養，也要註明其適當的時期和方法，以期把曆書變成一個很好的農書，而打破從來的迷信。他甚至對民間傳說，和個人故事，如果它帶有迷信的性

格，可能有害於人民知識的發展，就加以科學的分析，揭穿它的虛僞欺騙的正體。如他的「雞林玉笛辨」、「松廣寺古鉢辨」、「月出山巖石辨」、「金柏谷讀書辨」，就是這種的實例。

茶山實事求是的學問，雖然和辯證法唯物論不同，但是他把人類的理性，並不看成爲超經驗的東西，而看成爲在人類實踐過程中被發展出來東西。所以，他對孔子所說的「上智和下愚」的區分，並不像宋儒說明一樣，看成爲先天品性的區分，而看成爲後天習性的區分。這樣，他說明不管任何人，只要他肯努力實踐的話，他就可以成爲偉大的人物。他的這種理性論的哲學，在當時是進步的、革命的思想。

茶山是儒教改良論者。他把儒教哲學，特別是支配當時學界的宋儒性理學，看成爲與老佛思想一樣空洞的東西，而企圖從古代儒學中，吸取素樸的唯物論的因素，使其包括於自己新的道學的體系。例如：對論語的「爲政以德章」，把朱熹的註解，評爲無爲無事主義和老佛超人間的思想，而把德治思想解釋成有爲主義和事功主義。

他斷言，不論任何學問「如無助於人民日常實用，那不能算學問。」在他的全集中，關於儒學經典的考證和解說，佔大部分，所以俗學者把茶山看成爲一個熱情的註疏家或考證學者，但是他的目

的並不單純地在於爲註疏的註疏。他對當時儒學者，被漢唐宋儒者非實用的煩瑣的註釋所中毒，把學問和實際生活割裂開來的傾向，表示深深的慨嘆。他利用流配中空閒時間，對儒學進行精密的分析，發展其中樸素平易的方面，企圖使它變成爲一般人民所理解和應用的教理。

茶山在自己的哲學中，繼承了徐花潭、李栗谷「氣元論」唯物論的傳統，把（理）並不看成爲神的屬性或超物質的存在，而把「氣」認成爲物質世界運動變化的原理和必然性。他對退溪、栗谷（退溪是李朝儒學之集大成者，栗谷也是儒學巨頭——譯者）四端七情說，不承認退溪之「理發論」，贊成栗谷之「氣發說」，雖然也不大完全）；對湖洛「人物性同異」的論爭，支持人物性異論，反對相同論。

他在本性論中，把性並不看成爲超物質的、超肉體的東西，而看成爲物質和肉體的自然的傾向卽嗜好，反對性本善和性本惡的主觀的見解，而主張性原來無善無惡，只對人的行動和習慣，才能下善和惡的社會的評價。所以，他的人性論，並不是和宋儒及其繼承者一樣，把仁義禮智，看成爲人類先天的範疇，而看成爲人類在實踐過程中所得到的概念。他對大學中「明德」，並不像朱熹一樣，看成爲虛靈不昧的先天的本體，而和他自己的先輩鹿岩權哲身、茯庵李基讓一樣，贊同白湖尹

錯的見解——」他認爲「明德」是在人類實際行動，例如在孝悌慈等實行中所得到的概念。這樣的理論在它反對觀念論的鬥爭中，是有重要意義的。

他的理論的出發點，不論在有形或無形的任何世界，不容許神的地位的存在。但是他的哲學還沒有完成了「除去觀念論的、宗教的、倫理的雜質」的無神論的體系。因此，他在道德論中，却承認了神的最高的存在。他主張：「神無氣質，故不可稱爲氣；神監視人類，故不可稱爲無形之理。若無神，則有權力的帝王與獨處的學者，有何可懼可戒而愼其行動乎？明察尊嚴的上帝是非有不可的，但是他的存在，既非理又非氣，不可得而知也。」就是說，依他的意見，則神——上帝，與其說是不可知的，毋寧說不必知更爲適切。

這樣，茶山根據自己實用主義的哲學的主觀的方法，承認了信仰的對象即上帝。要之，他折衷了儒教的敬天思想與基督教的信仰主義，同時又採用了佛教的隨緣說法的方便主義。他的不徹底的科學性和「半神觀」的理念，反映了當時動搖的小生產者——農民思想，和處在沒落過程中的一部有覺悟的兩班知識分子的理念。當然這是和頑固落後的地主、貴族階級的理念是有區別的。換言之，茶山並不想打倒一切神秘和宿命論的最後的支柱——上帝，來實現人民的權力、自由和平等，

而要依靠監視和懲罰帝王專制和學者僞善的上帝，來擁護人民的權利、自由和平等。這樣的宇宙觀，在他社會改革論上，必然顯出了不以人民羣衆的鬥爭力量爲依靠，而向統治階級良心和理性呼籲的空想主義的特徵。茶山在哲學上的進步性就在於此，同時它的歷史的限制性也就在於此。

三

茶山是淵博的自然科學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思想家。他出身兩班家庭，而反對兩班制度，並同情在地主政權下受剝削和壓迫的農民大衆。他爲了解救在當時由於極惡的租稅制度以及賦役和高利貸金業的重壓，而呻吟的農民奴隸的生活，提出了改善量田法、由地主負擔地稅、撤廢軍布法、實施兵農合一制、取消還穀制、實行常平法，以及實施公田均稅制和閭田均稅制等的各種經濟方面的主張。

他在經世遺表中說，如「井田制」、「均田制」、「限田制」等，今不可實施，故公田均稅制，是最合理的稅制。那麼，公田均稅制是甚麼呢？據他的理論，則爲了實施公田均稅制，由國家並不沒收全國私有田地，而用國庫金收買全國耕地面積十分之一，使其變爲國有，以作爲國稅唯一的源泉。

例如使耕種私有地九結的農民，合力耕種其附近一結之公田，把其全部收穫做爲國稅而納之，其餘的捐稅皆全部免除。這就是綜合井田制和十一稅的公田均稅制。

這個公田均稅制，在稅制形式上，可以說是平均政策。但是在土地私有制和地主依然存在的條件下，這個均稅制度，必然因每個私有財產的不均衡和每個農戶勞動力之不均衡，可能不損地主的利益，反而使農民更加受剝削。因此，茶山最後又提出了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實施閭田制，即農村公社制，把它作爲它的田制的最高理想。

這個閭田制就是：在土地公有的基礎上，在「農者得田、不農者不得田」的原則上，以村莊爲單位，而實行共同耕作、共同收穫，並依實際勞動力的投入，而分配其產量。

他在田論中說：土地的私有和兼併，是剝削農民的基本條件，所以，政治應消除這個條件，而平均使人民的財產都能平均化。現在全國田地約有八十萬結，人口約達八百萬。若以一家人口爲十名計算的話，每戶分到一結，才能使國民的財產平均化起來。但是，一家佔有百結的土地而收穫千石的兩班貴族和富豪，其數甚多。這等於奪九百九十人之生命，來肥養一戶。如慶州崔富戶、求禮王富戶、佔有四百結之田地，收穫萬石，這等於奪三千九百九十人之生命，來肥養一家。爲政者看

這種不合理的現象，為何不肯抑富者以救貧者乎？

他繼續說：雖然使人民財產平均化起來，不能使全國人民都從事農業。在士農工商中，士工商皆應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職業，以其收入換取農民的糧穀而食之。所以在分配土地時，應使農者得田，而不農者不得田。如果自己種地的人和自己不種地的人，都能分配到土地，這使人民走向游衣游食之路。從來均田法和限田法，都沒有達成所期的成果，其主要原因就在這裏。

他主張：為了實現農者得田、不農者不得田的原則，應該實施閭田制。他的閭田制的內容如下：雖然農者得田，但也有勤怠之區別，這個勤怠之差別，將對生產發生影響，所以為了提高他們生產熱情和勞動能率，並防止怠工，只有實施農村公社制。因為生產手段——土地歸個人所有和個人擁有地分散地營農不僅是形成貧富的差別的基本原因，而且是使經濟生產力減低的重要原因，所以茶山對此表示反對，天才地提出了集體營農的主張。

他斟酌當時國內田地和戶口的分佈狀態，主張以三十戶為一閭（村），而實施共同耕作和共同收穫。且每個閭應選出閭長，使其指導閭內農民的作業等，並按時間正確計算出每個人和其家族從事農業的勞動量，記入於日役簿；共同收穫物都應繳入共同倉庫，然後除了國稅、閭長薪俸和其

他費用外，把其全部穀物按記入於日役簿的勞動日，實施按勞分配。例如共同收穫物爲千斛（十斗爲斛），而記入於日役簿的勞動時間爲二萬日，則一個勞動日的分配量爲五升。所以如有某甲，連他自己和家眷的勞動日算在一起共爲八百日則應分配到四十斛，但有某乙連他自己和家眷的勞動日算在一起爲十日，則其分配量當不過四斗。這樣多勞動的人多分配，少勞動的少分配的結果，人人將爲多勞動多分配而競爭。這麼一來，可以提高勞動能率和生產熱情，一掃怠工、游食和剝削的現象。

茶山的田制論，大約如上。它的重要內容共有三點：一、實施土地公有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二、實施以一個村爲單位的共同耕作和共同收穫；三、實施按勞分配。以上三點都比當時的思想前進，而成了理論的體系。丁茶山的田制論，在當時可以說是絕無超羣的理論。

丁茶山雖作了重農主義，但是，同時他又主張商工業的自由發展，從營造山林，開發礦山，發掘資源，改善陸地交通，發行銀幣等問題，他周到而細密的提出了具體的方法，以謀祖國的富強，並爲加強國防，強調軍隊的合理編成和使用新式武器。爲了實施上面這些政策，他又主張養成人才

和學習技術。爲此，他和朴燕岩、朴楚亭等一樣，贊同「北學論」，並主張派遣海外留學生和國際通商。

四

丁茶山反對兩班制度並主張打破貧富差別、士農工商差別、門閥差別、嫡庶差別、地方差別、文武差別、衣冠服飾之差別、官職清濁之差別等一切差別制度和風習。他又論述了君主世襲制的不合理性和民主共和制的合理性。

他在自己有名的論文——「原牧」中說：牧即統治者，原來是爲人民存在，並不是人民爲統治者而存在的。但是到後世，暴虐的統治者，濫用自己的權利，把人民看成爲統治者而存在的東西，並搾取人民的膏血。因此，要撤廢顛倒本末的惡制度，而建立統治者爲人民存在的民本制度。他的這個理論是和中國明末清初黃宗羲（梨洲）在其「明夷待訪錄」、「原君篇」中所說的「天下爲主，人君爲客」的思想差不多的。

他在原牧篇中又繼續說道：

「……在古時代，只有人民，那時有沒有牧民者？人民沒有知識，過着集體生活。他們和鄰居的人發生爭執的事情，既不能解決。這時有一位年長者，說話很公正，所以他們向他要求給他們判決是非，因此，村裏的人都服從他，並推舉他，稱爲甲正——里長。且有幾個部落的人民，互相爭執而不能解決，這時有一位年老者風貌優秀又有學問，所以他們都到他那裏受判決，且數個部落的人民都服從他，並推舉他，稱爲黨長——區長。又有數個區的人民，互相爭執而不能解決，這時有一位賢有德的老人，他們又找他去受判決；然後數個區的人都服從他，並推舉他稱爲州長。依着如上的這形式，由數個州長推舉一個人，立而爲長稱爲國君，由數個國君推舉一個人，立而爲之雜發分子；由四個分子推舉一個人，立而爲長，稱爲皇王。皇王始自甲長，所以，牧民者是爲人民存在的。」

若由上述說明統治者的發生及其成立過程，是由人民生活所必要和經過人民自己選擇而決定的。和民主——民主選擇」說，並在原則上承認了民主制度。他又繼續說：

「在這時，里長依民意定法，呈報於黨正（區長），區長依民意定法，呈報州長，州長也依如上的方法，而呈報國君，國君又呈報皇王，因此，這個法是對人民有利的。」

這就是他論述了，社會的立法，原來以人民的自由意志和他們的利益爲根據；且立法的程序，也和選舉牧民者的程序一樣，是自下而上的。所以在太古時代的民主制度下，不能產生階級差別和君主的權利，只有人民的自由和平等。

那麼，這樣的民主制度怎樣變成爲君主制度呢？對此，他說明如下：

「後世，有人自立爲皇帝，封其子弟傳御與從僕爲諸侯；諸侯又選任家臣爲州長，州長又選拍自己的私人爲區長和里長，而且皇帝隨他的意思製定法律，而下達於諸侯；「諸侯又隨意製定法律，強下達於州長，州長又以對下的方法，下達於區長，區長又下達於里長。因此其法皆悖理抑民，強迫在下者，以阿附在上者，好像人民完全是爲統治階級而生存的。……」

這已暴露了，剝削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基於個人的慾望和權利的後世統治階級的成立過程，必然地依着與此相反的程序發展；同時，統治者爲維持自己權利的法律，也不能不成爲官主民奴，上存下廢的制度。

這「原牧」篇在茶山政治哲學上，是最高理論之一。他對太古時代民主制度，被後世強暴無道的君主制度所代替的歷史的變遷，並不究明其社會物質的基礎與其必然性，而把個人皇帝的權力看

成爲偶然地、突然發生的非理性的東西，並把它看成爲君主政治史的「根源的罪惡」。這證明他的政治哲學，是和十八世界法國啓蒙學者的思想有其共同性的。

他在被稱爲「原牧」的姊妹篇的「湯論」中，主要借用中國「易姓革命」的事實，證明民權思想的自古有之。他說，君臣的名分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且以臣伐君，並不始自殷湯，在這之前已有黃帝伐炎帝之事實，這在古代並不是稀奇的。他又繼續說道：

「爲甚麽有天子呢？是天子如天之降雨乎？不然則如地之湧泉而生天子乎？五家爲一鄰，故得五家之推戴者爲鄰長；五鄰爲一里，故得五里之推戴者爲里長；五鄙爲一縣，故得五鄙之推戴者爲縣長；諸縣長之所共推者爲諸侯，諸侯之長同推戴者爲天子。所以天子者依衆之推戴而成者也。既依衆之推戴而成天子，則若無衆之推戴，即不可成天子。所以五家如不贊同，可由五家召開會議改選鄰長；五鄰如不贊同，可由二十五家召開會議，改選里長，如九候八伯不贊同，則由九候八伯召開會議來改選天子。所以九候八伯改選天子，等於五家改選鄰長和二十五家改選里長。誰能以此爲以臣伐君乎？」

這樣，他又用另一種話，強調了在「原牧」中所說的「皇王起源於里正」的原則，說明了帝王

並不是天降地生的神聖的存在，而是依人民的意見來可以選任，可以罷免的平凡的存在。這樣，他擁護民權主義，反對君主世襲制度。他不僅反對君主世襲制，而且又反對鄉吏末職之世襲。在這一點上，丁茶山的政治思想，徹底反對當時人民的桎梏——兩班制度，而預感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到來。

他是主張改革現實社會制度的進步的理論家。如在上面簡單說到的一樣，茶山對社會制度的變化發展，不能只從理論認識到它的基本動力及其必然性。但他知道了社會制度和道德的及倫理的形態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因而他成爲一個優秀的改革論者。他在自己著名的著作湯論中，很明快地指出了放逐相臣或王、以其他代替、在君主時代可以說是叛逆，但在民主政治時代可以說是爲人民服務的行動。這樣，倫理和道德的規範是隨着政治和國家制度的變化而變化的。

五

丁茶山是熱烈的愛國者，又是民族文化的先驅者。他對當時空談主義者、事大主義者和專攻「科文」的人，崇尚空文虛禮，而毫不關心祖國的歷史、地理、經濟、制度、風俗、言語、文化

等傾向，表示深刻的譏諷。他在晚年寫自己的墓誌銘時，以「新我舊邦」這一句話，總結了自己一生的努力和理想。他主張在政治經濟上，改革社會制度，並正確地解決民生問題，以謀給人民帶來平等和幸福；且從外國輸入科學和技術，以利用厚生的方法，發展產業，整理交通，豐富貨物和貨幣，並加強國防力量，以使我們貧弱的國家，變成富強的國家。

他在「送[illegible]致[illegible]使燕序」中說，大地是球形，因而它的東西和中央的位置是不一定的；任何隨便可[illegible]為西方，[illegible]東方和中央，所以中國不一定是中國，東國不一定是東國。這樣，他對當時士大夫事大主義思想，給當頭一棒。他在地球圖說中又說：「捨近就遠，是今古之通習；吾邦之[illegible]假中國，[illegible]與研究，當以本國為中心。」這樣他批評了當時文化人[illegible]的態度。

他對當時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自居為指導者的儒學者，以終日跪坐為唯一的能事，而自甘為書呆子，毫不關心祖國和人民，對民生問題和軍事國防等問題，茫無所知的現象，表示辛辣的譏諷。他說：

「真正的儒學者，應能治國安民，並兼通文武。豈可以尋章摘句，着古服、習拜禮，為所是事

乎？」

曾經研究過西歐學問的丁茶山，並不盲目地崇拜西歐，曾有一部人士常說茶山和李家煥一派要通過天主教會，利用外國的援助來改變本國的政治。這果然是當時茶山反對派所製造出來的流言蜚語，但這也就是當時天主教外國傳教士和受到他們影響的朝鮮人信教者，為了利用茶山一派的名譽來達成教會的政治目的，而所進行的虛偽宣傳。事實上，這些話是沒有根據的。這可以拿下面的事情，可以得到證明：在一八○一年發生的黃嗣永「帛書事件」，是和丁茶山毫無關係。且茶山親兄「明道會長」丁若鍾，不僅對其弟茶山，保守教會的一切秘密，甚至還警戒他。（見李朝實錄純祖元年辛酉教獄事件）

茶山在康津流刑解配還鄉以後，曾作了李家煥的墓誌文。在那個墓誌文中，他特別地說明李家煥的罪名——說是他在一八○一年以前，已與中國傳教士周文謨商議，為招請法國軍艦，而供給資金——是由反對黨捏造出來的。這就可以證明：丁茶山一派，決不會為要從保守黨的迫害下，保障信仰之自由，而作出向滿清皇帝要求干涉和招請法國軍艦的那種非愛國的行動，或與此種計劃有聯系。當然茶山一派曾反對鎖國政策，並主張派遣外國留學生和國際通商，但在這反面，他又絕不容

認自己本國無自主的力量而招引外國商人和利用外國兵力。

而且茶山對「西洋學」，和自己的先輩星湖一樣，歡迎他們的科學和技術，但對天主敎理，視之爲如佛敎天堂地獄說同樣「幻妄」的東西。因此，他在李家煥墓誌銘中寫道：「一七八四年（正祖九年）冬，李家煥聽到曠庵李檗，居住水標橋附近而開始宣傳天主敎的消息後，找他去，和他進行論辯說：「我曾看過李瑪竇的「天主實義」和龐迪我「七克」等書籍，雖有許多很好的比喩，但也不是正學，其爲妄類似老佛。」」他特別敘述這個事實表明他自己的態度。

他對「西學東漸」的國際情勢表示憂慮，並慨嘆我國落後武器不能抗拒西歐新式武器。他嘗告一般士大夫說：「眞正的學問的目的在於治國安民和攘禦外夷之侵犯。」他在技藝論中又說：「新式技藝應從外國輸入，而道德和義理應自主而樹立之，決不可從外國輸入。」這都可以說是能夠判斷主客和內外之民族自立精神之表現。

茶山並不是專攻文學並以文學家自矜的人。但是他的文學也很優秀。在實學派文學界上，若以朴燕岩稱爲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那麼，我們可以把茶山稱爲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在文學上，只使用漢文，而並未使用國語，但他反對模仿古文的形式主義，強調文學的思想性和創造性。

他原來是政治經濟學家，擅長政論文學。他的龐大的著作，大部分都是政論文學。他強調文學的思想性和教育的意義。他在自己的「五學論」中說：「自己的修養、實踐和知識積於其內，如地之載萬物，如海之包羅萬象，如雲之凝結而雨雷交作，終有不可掩藏者，從接觸並感受外部之事物，而震撼激動，其發於外者，浩蕩汪洋，燦爛輝煌，近可以感動人心，遠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夫如此然後方可謂文章也。文章不可求於外……如果文章不發於內，而皆盜襲於外，自以為是，則此豈所謂文章乎？」

他這樣主張文章內容的重要性，而反對沒有思想的形式主義。

他雖然沒有小說文學的創作，但也愛讀小說，同時他又認為：沒有教養意義，而偏重「興趣」的小說是有害於人民的。他在自己的評論和散文中，多使用民間俗談、諺言等，在描寫民情世態時，力求簡潔朴實，而不喜羅列美辭麗句，但在真實中，也有超人的美感。

他不僅在政論文學中，而且在詩歌中，也喜歡揭露並描繪當時兩班制度的不合理性、貪官污吏殘酷的剝削、儒學者之偽善、農民和庶民的困窮饑饉之情況。例如：他的「監司論」、「還穀論」、等的政論和「飢民詩」，「哀絕陽」、「龍山吏」、「海南吏」、「獵虎行」、「僧拔松行」等詩篇，都是充

滿憤怒和諷誠的人道主義精神的表現。所以，在實學派的文學中，若以朴燕岩爲散文大家，則當以丁茶山爲詩詞大家。

茶山丁若鏞是我國封建社會因自己內部的矛盾而開始崩潰時偉大的產兒。他通過自己進步的哲學文學部門，充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各種矛盾。

如恩格斯所教導：「一切新的理論」，「雖然它怎樣在物質和精神的事實中深深地扎了根」，「如其理論不從進步的階級的思想發生，則那是不行的。」（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發展），茶山的進步的反封建的理論，以當時社會物質的、經濟的各種矛盾爲根據；同時，他又繼承柳磻溪、李星湖、朴燕岩等的思想，並吸取近世科學實驗的方法，且又參照反對朱儒超經驗的性理學的清朝考證學風，自成一個光輝燦爛的朝鮮實學之集大成者。

在李朝封建末期，朝鮮的國內矛盾有如下幾點：第一，地主、貴族和農民、商、工業者間的階級對立；二，在兩班階層之間的互相爭奪政權的矛盾和衝突；三，畿湖和西北間的地方差別；四，官學派和實學派間的思想鬥爭。在國際上也有亞洲封建主義和西歐資本主義間的矛盾，以及維護封建制度的儒學派和輸入西歐科學及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文化人之間的思想

衝突。爲彌縫這種矛盾的兩班統治階層的政策，在經濟上、思想上和國防上，更加暴露它的弱點。這在十八世紀英祖正祖「治世」也沒有辦法解決根本問題。因此，人民的自覺運動，漸次擴大起來，織起民亂來發揮羣衆的革命性，同時，通過實學派的發展來表示人民進步的思想。

實學派思想家在極端憎惡和反對少數統治階層橫暴地壓迫和剝削多數貧窮的人民的同時，爲了建設沒有特權差別的自由、平等幸福的社會，進行不懈的研究，結果表現了像丁茶山之閭田制和民主政權論等那樣他們最高的理想。但是，他們並不把社會物質的生產關係看成爲社會發展的基礎，

所以，他們並不依據羣衆的階級鬥爭來改革社會制度，而向統治者的良心和理想來呼籲改革社會制度。因而他們就不能成爲徹底的革命家。

由於歷史的限制性，丁茶山未能提倡革命意識，只能表現日趨沒落的中小兩班階層和呻吟於貧窮和壓迫的農民羣衆的願望。但是，主張集體營農的「閭田制論」，類似盧梭社會契約說的民權論以及參照淸朝考證學和西歐宗教改革精神的他的儒教改革思想，在經濟政治、哲學的領域上，形成了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思想體系。

丁茶山的卓越的空想的理論，正如列寧所說，是沒有「自主性」的，難免「弱者命運」的烏托

邦主義。但是，他的空想並不是爲維持地主和貴族的利益和他們的統制體系，而是爲擁護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民，特別是農民羣衆的幸福平等的生活。所以他的思想，是必然地和農民革命的理念聯系在一起的。這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尊敬那揭開幻想的外殼、一步步地發出來的、被俗者肉眼所看不見的天才的思想的萌芽。」

作爲偉大思想家的丁茶山，爲自己反封建的宇宙觀和農民革命的理念而進行鬥爭，他在自己流刑中，預言了以湖南農民爲中心的革命風暴即將到來，並深信農民的威力。他通過自己巨大的著作所表現的爲祖國和人民的熱烈的人道主義和愛國思想，對人民給予很大的影響，從而它在今天成爲我們民族文化高貴的傳統而深被繼承和發展。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EwMDU0MT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005410.zip",
    "filesize": 1974905,
    "md5": "59f850967617b2074711d3b07b784718",
    "header_md5": "4d11b83a6e254af321de2e26880ace6f",
    "sha1": "22684a72d9447604f888c0263629a2bdbc1f2a46",
    "sha256": "18dde4b50800f186c5e4e7eb3a9f102e65a172a78af0dced424aa9ba60baf4c4",
    "crc32": 83791716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965655,
    "pdg_dir_name": "11005410",
    "pdg_main_pages_found": 110,
    "pdg_main_pages_max": 110,
    "total_pages": 117,
    "total_pixels": 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EwMDU0MT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005410.zip",
    "filesize": 4049809,
    "md5": "545f524b1b23d0862937b344bedd45a7",
    "header_md5": "0956a317e823a4e84ee2ae2e161bd881",
    "sha1": "21a3097c4165f61005c001dafea1c16f95bc4e98",
    "sha256": "33dd03dad88cfa1fce9d00f8a3ac235622d93ebbee2dea2c300d6b35e2ddf065",
    "crc32": 2815976032,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038312,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10,
    "pdg_main_pages_max": 110,
    "total_pages": 117,
    "total_pixels": 96678400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